



特別
4824



4824

笑指滿朝朱紫
工夫都在此中成

37- 9594



瓊浦卷之一

寄地名原來叫做瓊浦這地方風水
景致雖是可翫只是西國裡頭一個偏僻的
所在山水幽雅樹木葱籠朝霞暮烟周圍游
漫只好餐霞之士騎鶴之仙可以居住的不
是車馬來往的去處雖然如此原來道眼比
俗眼有所不同當知^初有一人姓叫做長崎
為人公道頗通文墨更兼會看風水就是陸
陽先生也不如他的此人喜歡遍走天下像
遊方僧家一樣頭上戴着箬笠身上穿了

漫粗的布衣，肩背上背着包裹，獨自一各處遊方，走一步，挨一步，慢之地閑走，再沒有赶路，畧之走了几步，覺得倦了，就是歇脚，或者高興，貪走几里，天色晚了，錯過了宿頭，沒處投宿，就在山中林子裡，或者在大樹根底下，把包裹做枕頭，倒一倒，若是遇着月亮，連夜裏也走走，走得疲倦，就歇了，一味喜歡賞玩山水，做人脫晒，一舉一動，都是隨意，散心蕩之，沒有一點拘縮，有一年到瓊浦地方來，便把瓊浦看上了，說道：這地方，雖然像之仙鄉，

其實自有利市的氣像，東張西望，越看越像，一日在山水之間來之往之，留戀不捨，就把這地方閑關起來，做之馬頭，地名改做長壽，後來果然繁華起來，中華西洋的人都來做經紀，一年來，千去萬陸之續之，生意不斷，正頭糖物，古董珠玉，八寶等樣，滿載而來，日本六十六國，做交易的人，聽見這之好消息，喜不自勝，大家把血本席捲，星夜趕來，買貨營運，也有手頭艱難，好几年在家走水，滿臉悔氣，沒處去討之，每生活的，忽然察聽些風聲，

只當死裡還魂一般。歡喜不迭。說道：這幾年
不曾燒了利市。這時節不去撰錢，更持何時？
這叫做天賜其便的了。說罷，把田產家什什
物變賣了，做了本錢。饑餐渴飲，連夜飛跑而
來。做買賣生意大興，大家好幾年所折的銀
本，盡皆討得回來。地方居民一年多一年，寺
場自火一日興一日，件件都好，般般俱美。把
荒僻的地方，竟做了花錦世界。自古道：金在
櫃裏，色在面上，究竟掩飾不得。倘然遇着凡
夫肉眼，到如今還是荒廢了，只有狐狸豺狼

之類，未往那里能殼。這樣繁華，几乎裡把這
等，弄了个人身的大處。當面錯過，恰了。正是
千丈韜光聳九州，從來山水壓丹丘。
且看西海邊隅地，獨作扶桑大馬頭。
却說將軍老爺，原來併吞天下，明見萬里，所
以肚量寬大，眼裏放寬，照長寄這樣小所在。
看得在眼裏，但是唐人紅毛人，每年來往
生意大興，地方繁華，便翻過臉來。心下暗想
說道：長崎雖是小地方，却也天下咽喉之地。
若要知道天下反亂不反亂，看長崎便知端

的。這是為何呢。如今外國之人。聚將攏來。擔
閣了幾月。搨貨買賣。其中或者天主教的
人。措了做經紀的名色。改頭換面。溷雜而未
神。不知鬼不覺。哄誘人家。歸依邪教。敗論傷
化。也未可知。又是不義之人。歸依唐山。私下
通同了暗算。日本也未可知。若是起兵生起
風波來。豈不是難為百姓。勞碌一番。事到頭
末。說也遲了。要是預先截住了咽喉。做准備
纜。好。心下胡思亂想。越思想越可疑。當夜翻
未覆去。一夜睡不着。等到第二日。天略覺放

亮。就起來。連忙出朝。發一道旨意。叫大小閣
老們。未便殿對事。他那閣老們。只說道。是有什
麼火急的事情。騎了流星馬。一口氣跑將過
去。那時節。將軍老爺把前後的事體。委曲
一一說了。遍商議了。一回。說道。常言說。早知
有此事。悔不當初。事不宜遲。即忙選出智
勇全才的四少武官。拜做長寄王家。四少王
家。輪了遞了年交代。當下兩少王家。打張赴
任。將軍老爺又叫九州的王家。吩咐說道。汝
等赤膽忠心。合同心力。時常看守長崎。萬有

他虞須要救急，其中唯獨叫肥筑兩國的王家，
嘗管長奇，在長奇港口東西兩邊新造，
大閘調撥，兒兵馬埋伏在裡頭，晝夜看守，
弓箭刀鎗，烏樟糧艸等件，沒有已件不齊備，
其中弓馬發閑，兵法精通的武夫，也及縫參，
差不計其數，許多人衆，打常在空地裏跳出，
末或者走馬射箭，或者打拳，便脚演習武藝，
點撥端正，以待不是時之兵，其實非同小可，
了，還有已說將軍老爺十分精細，把天主教
的小影鑄在銅板上，叫九州的人，已年已次

躡銅板，這已是要試深民家，歸依邪教不歸，
依邪教打深情弊的意思了，又叫兒已細作，
人暗地各處埋伏，也有粒做生意人，也有
粒做行脚僧，或者粒点了計課先生的打於，
替人算命，借了算命的題目，暗地查問來，
蹤迹跡講，談，說話裡頭，捉人家的毛病，
東家也吞，西家也吞，已味探聽民家的舉動，
倘有歸依邪教的，就是稟了王家，捉住了處，
斬長崎東南之間，有已坐高山，叫做烽火山，
那山頂上，造一已小兵營，叫兒人守番，倘

然有什麼不慚的事情，便在山上海舉烽火，
報急把烽火做暗號，原來各國土各有烽火，
烽火山長崎的烽火，舉各處烽火就會意，
火敲之赤蓬之，放起火來，國傳兩，兩國傳
三，不過閃眼之間就報到江戶去，只當把五
六千里的路程，縮將起來，縮在十里路中，
般豈不是痛快，把之這樣細小地方，守得
鉄桶一樣，水池不通，當下調撥已定，諸事停
當，斬釘截鉄，牢靠不過，那時下將軍老爺，
塊石頭方終落地，方下了心，也有的人說將

軍老爺，肚裏陝窄，沒有胆量，捏卵過橋一般，
太仔細了，但是據我的愚見，看起來不是沒
胆量怕外國，這是將軍老爺的長算了，原來
武藝是日本人，在行軍器也是日本的好，若
是替唐人廝鬪，自然唐人是鬪不過的了，這
是十拿九穩，不必細說，常言說，每事不如無，
人民安樂，天下太平，這才算得第一等的好
上計了，縱或智勇高強，武藝精通，也是天下
反亂騷動地方的時節，驚嚇了人民，消耗了
錢糧，消折了兵馬，終久不像意，百姓人家也

有背著老娘的，有也抱著小孩兒的，都是逃難走到別處去，不得安樂，所以將軍老爺的意思，是巴不能殺要地方，平靜了，不是怕的，又不是長了外的志氣，滅了日本的威風，這又是撫養百姓的，一片羨情了，不然不消得這樣做防備，這正是

莫笑綢繆天未雨

事急難將駟馬追

却說兩位王家到任之後，晝夜番心，撫養人民，政簡刑清，民安盜息，地方十分安樂，常言說：公人見錢如螞蟻見血，目下世上的官府

是十分貪婪，見了銀子，連性命都不管，這唐山日本都是這樣，但是這兩位王家單吃長崎中口水，並沒有貪錢財，為官清正，不過當下東選西擇，揀出許多人眾，吩咐各人做職事，也有大職事，有小職事，分撥大小，已年把他多少奉祿，記得些賬簿，算得些三七二十一，畧不能幹的人，就被人引薦，都有前程，養活度日子，各人各有名目，先把兩分忠厚人，吩咐做管生意人的職事，取名叫做宿老，掌管一切大小生意人，叫大家不許欺

公犯法若有一點疙瘩帳便把這子罪歸于
宿老着落在宿老身上查問只當保人一般
悉聽你怎在樣家當好的人也不能勾擅自
去做生意除非是宿老做保就便不得所以
宿老的威風大得緊生意人尊重宿老像子
王家一樣的造一所漫大的公堂造几子土
庫取名叫做長寄會館把將軍老爺的官糧
官金都蓄在此中更兼通長寄的錢糧金良
等件都在會館出入多少生意人買了唐人
紅毛的貨頭都到會館來算帳會館替唐人

紅毛把紅銅包頭雜色東西添退算還算得
至公無私並沒一毫賒帳這會館有許多職
事人也有做按察的也有管錢糧的也有管
金銀的也有管生意的財副看銀看金片走
差夜不收大小子姓張姓李人衆如雲說
說也說不盡每年把滿長崎一年破耗的金
錢銀糧更兼紅毛唐人生意的良額該多該
少一出入帳簿上開得明白一子宿老拿
上江都交納閣老衙門收下另外還有許多
職事人各街上各有一子街管三子五甲頭

一少防財副一少總管這六少人晝夜小心
照管一條街也有看足頭的職事看絲的看藥
材看牛皮看碗青看奇楠職事人多也多得
狠了又棟出武家出身學得些拳法便得些
鎗棒的人便揀兩把刀做了揀刀手唐人所
賣的貨頭日本人所買的東西逐件都要教
揀刀手查搜不許私下藏貨這揀刀手也有
几樣各別叫做遠見番唐人番町便散便其
中唯獨遠見番是有兩分位勢為何呢長寄
港口之外有一坐高山叫做遠見嶽這山頂

上造乙所公堂遠見番在裏頭晝夜守办但
凡唐船紅毛船進港即忙發出飛跑船來報
知王家更兼有什店南蠻呂宋異樣的船到
來即便報急因為他的錢糧直在江戶將軍
老爺土庫裡發出來搬運長寄來豈不是体
面大說來說去做乙少職事不是容易做通
事最艱難通事也有儿等儿樣品級不同叫
做問信通事按察火通事副通事學通事唐
年行司內通頭各有名目通事的職分非同
小可關頭甚大為何呢看官有所不知等我

漫三地分說。譬如寫字打算盤。這是人家
過活的本事。做職事也要曉得。不足為奇。做
了唐通事。講唐話。寫唐字。賦詩作文。這是
第一本等的。還有世情。也要通的。論起學文
肚裡差不多。通得來也。做不得人家。看了
通事。就問起唐山讀書的道理。若是遇着大
才子。問山。何水。牽枝帶葉。好不囉唆。因為肚
裡有了些少墨汁。就答應不來。要是博覽飽
學。三教九流。都是精通。唐人。十年做了几千
万刃的貿易。只靠着通事。倘或遇着木字牌。

一樣不明白的通事。錯過了。每機會。或者誤
了大事。因該撰錢的生意。也撒手撒得不好。
火之折本了。所以算帳盤利。是不消說。連那
生意上的。酸甜苦辣。都要嘗得透。若要詳知
唐山。山。怎樣。水。怎樣。唐人。怎生。是苦楚。如
何。是快活。問那通事。便知端的。唐人。若有什
麼。口舌是非。相罵相打。或者有甚冤屈的苦
情。那時節。教通事調停。做通事的。放心才
幹出來。明白正氣。分青紅皂白。判斷明白。
你也不要紂恨他。他也不要冤屈。兩家相

事一作爭和。解忿息事。叫兩邊要。不做冤家。因為單之
曉得文字。舞弄毛錐子的。白面書生。便不敢
承当了。要是文武氣全。有胆量。有俠氣。臨事
敢作敢為。玲瓏剔透。一般聰明的人。方纔做
得過。據我看來。學文這一般事情。才藝中弟
一折骨頭的難題目。不是容易。學得成
挨寒受凍。耐飢忍餓。硬掉的人。方纔成器。豈
不聞常言說。若無一办寒徹骨。怎得梅花撲
鼻。且若沒有死心踏地。浮泛。沒有功心
的時下。如何是見功。你看古人。怎在樣工夫。

若實受了許多淒風苦雨的苦楚。埋頭苦讀。
方纔肚裡精通。一目了然。無書不通。若是這
等的人。做一通事。縱或有撥天的大事。要
他承當。自然調度得來。倘或看得几部書。不
過湊得出八句頭律詩。四句頭絕句的人。便
不中用。還有一說。單之肚裡通。口裏不會講
話。也不濟事。講話是通事家的等本。把姓名
看成。輕慢不得。雖然如此。講一唐話。不是
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可講的。不要把吹彈歌
舞。做一例相論。譬如學話。要是自從年紀七

八歲上起漸教成天之操練聲音清亮字音明白平上去入的四聲開口呼撮口呼都要分得精楚不然打掃喉嚨咬牙切齒怎店樣自言自語唐人只是粒聲作啞半句也不通豈不是瑣碎還要能言巧辯的天生口才這為何呢只是曉得天下的奇說妙語又曉得各省的鄉說土語但是舌頭粗笨就被唐人搶白了弄得亞口無言了所以舌頭利辯能言快語的人方纔講得唐人過由此看起來學文也要學到脫底頭的田地講唐話也

要講到混頂的地步更兼有血心有俠氣的大丈夫方纔做得大通事可不是千難萬難不是子容易長崎若沒有通事只當啞子吃苦瓜一般憑你說得口酸没人通得半句兒把許多生意開交不來因為我說通事的職分關係非輕譬如没人通話分明是啞子啞子謾嘗黃醬味難將苦口對人言話分兩頭却說長崎王家把若干職事人吩咐停當分揆定了唐人的生意一年好一年十分興旺人民安樂當初安子賤做了單父

的縣令地方平靜一年到晚並沒有一个打官司也沒有強盜打劫人家五穀豐登沒有
一年年成不好著實富庶得緊因為每日彈琴
兒过日子這个故事唐山的秀才是不消說
連日本人認過書那一个不曉得如今這
樣繁華比單又地方只怕不相上下了那几
年的生意不比如今什店事情都是自像自
意並沒有拘縮撰錢也多一年燒个儿遭大
吉利市譬如唐船一到就准起貨沒甚言三
語四那時下还不曾造唐館安插街房所報

宿主某街某人票兒上寫得明白遞與頭目
頭目拿去稟王家王上吩咐長刀手來查問
宿主的下落那街上的街管同去見王下落
明白王上恩惠船把他宿主收主人收定隨
便擇下王道吉日僱了日本小船起貨叫人
押貨防備偷盜把貨查明進庫收拾停當封
了庫門不曾失落了一件家伙不曾偷了一
件貨物又沒有一点口角是非十分安靜他
那主人當日收拾奇品佳餚做个接風費了
多少銀子置酒管待大家好不歡喜过了儿

天就請各職事人。大小商人。船莊。貨各主人。牽頭。当面講價。沒有什麼說長說短。一說便成。到了第二日。就是開庫叫債。寫一張票兒。該銀多少。算帳明白。限定了多少日子。各人便買回唐貨。打帳起身。主人扮酒送風。擇了吉日。順風相送。意氣揚々。而回唐。你道省力不省力。比如今的生意。差得多了。譬如做一戶。宿主。雖有費心。倒也有几分便宜。為何呢。但凡把房子。租把唐人居住。打掃房間。把唐人開舖。高床高椅。好茶好飯。管持他。這戶應

該是如此。唐人每年帶許多人。事來。送把主人。也有送糖的。也有送足頭的。若是十二分体面的。送玳瑁。或者送人參。算起價錢來。該事。得緊。租房的租錢。是在外算。還有大便宜。說起來。若實爽快。大凡唐人。買長買短。便收用錢。這戶用錢也。多得緊。這也謾些講。他那一門家口。唐人擔閣在家裡的時。卅一年也。便得半年也。便得不費自家的口糧。一鍋裡煮飯。一卓子吃飯。不用私錢。不同私秤。一出。一入。都是用唐人的銀子。你道快活不快活。

就是遍走天下，只怕再沒有這樣操脾的事。
情。古人說的揚州鶴，就是這。你說怎麼樣叫做揚州鶴，自由自在的意思。揚州
是天下第一富貴的地土，因為古時有
人說腰裡掛了十萬貫銅錢，騎了鶴兒，要到
揚州去，這件要如意了，所以我把這
故事譬喻他說：你道說得著說不著？唐人一
來客居冷靜，二來生意順溜，心下高興起來，
跑到興頭上，竟不惜費，便請三朋五友來著
棋對局，或者博賭擲錢，也有賭東西，也有賭
高興，每日吃酒猜三豁拳，行令唱曲，也有的

人叫兒子妓女來，娼幫家在，品竹調絲，吹彈
歌舞，無所不至。恣意頑耍，譬如今日在李家吃
酒，明日便在張家豁拳，後日又在鄭家唱歌
兒，只管輪流，本頑耍，鎮日來往不斷。自古道
酒中不語真君子，財上分明大丈夫。大凡人
家有酒德的人是少，沒酒德的人是多。這一班
客人裡頭，船主財副貨客等樣人，還有些體
面，不敢撒撥他，那一字不通的弟兄們，不識
廉耻，不啻好夕，吃了酒，吃得爛醉，撒酒風，相
打相腦，十分咀嚷，也有賭錢，賭輸了，輸得精

光被贏家討錢催逼。不過要躲債，也沒處躲。債要賴，他也賴不得。沒做道理，只得放着胆相罵起來。倒把贏家打一半死，或者造出極陳極厲的套話來，湊贏家的巧。左支右吾，胡賴過太。板官平人，弄得心差八纏，撒開不來。那時卽連主人也主張不來。連忙告訴當年通事。當年通事就把贏家輸家都叫了來。當面對執。當年替他判斷。那幾年是唐年行司。有兩分體面。大凡唐人有甚口角是非，就來幫襯。當年一同坐在公堂聽訟。明決。他那弟

兄原來沒有一些主意。竟不思前慮後。一口咬定硬說鬼話。東遮西護。支吾過太。講得鬼話連天。一味抵賴。唐年行司看見這般光景，便大怒說道：烏鴉飛過是黑的，鷺鳥飛過是白的。況且有了漫大的日頭，照在頭上。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條路。天那里隨你走。你既有了這樣苟且的勾當。那一个不知道。到這田地，還要口強抵賴。到那里去說罷。吩咐差走把輸家綁縛起來。把板子拷打。那時弟兄叫天叫地，喊將起來。叫苦不迭。不勾吃

盃茶時辰受刑不過像塊硬鐵溶做熱汗一般不敢陷害平人只得招出實情來說道某月某月輸了多少錢八月某月輸了足縞紗張家的糖少了半包李家的錢欠了幾千五都說出來那時下打的是打安慰的是安慰討錢的是討錢等張的是張無偏無黨判斷明白方纔撒開來你看做通事雖然費心那体面威風若着摸大唐人看見通事便磕兒頭打兒拱口聲連說老爹話不絕口這正是

號令出時霜雪凜威風到處鬼神驚却說長寄人民大小職事人大小商人都是不少穿不少吃都是有的過活快活處繁華如此數十年誰想好事多魔泰中生否生出办憂愁米長崎有姓伊東名字叫做小左衛門論起他的家事來比人不同十分富貴金銀寶貝堆滿如山家裏不知有多少銀兩没人得知人家批評他說道少也有二三百萬兩連田產家仗房子等將起來數也不數正所謂烏鴉飛不過的田地盜

賊扛不動的金艮山。因為雖沒有什麼才調，名聲大高。本地人是不消說，連別處的人也曉得他的名。往常錦衣玉食，沒有什麼不如意。要長就長，要短就短，快活過日子。俗語說：有錢便得鬼走。這乃是然之理了。你看這模樣，一个大財主，還有什麼不足？做那不正經的，苟當店，看管有所不知。古人說道：唐王去求仙，彭祖祝壽長，嫦娥嫌貌醜，石崇謙無田。大凡人心不足，有了幾千兩銀子，便想再加二千兩，真個得一望十，得十望百，只管思量。

推積上去，所以惹出是非來。閑話休題，那財主有四個朋友，臭味相投，好不親切。論家事，把四家合將攏來，還不如一個伊東的家私。雖然如此，靠着祖上遺下些田產，儘可溫飽有餘了。這五個人，不管什麼閑事，不惹是非。每日集攏來，不是一盤象棋消閑，就是吹彈歌舞過日子。有一日，五個人着棋，着得高興。其中一個人說道：我等靠着祖上的遺產，放債盤利，好便是好，只是人生一世，艸生一春。再把家私豪富起來，重振門風，弄出石崇。

般的名聲來。叫天下的人欣慕。一番豈不是
楊祖顯宗的了。只是放債靠著每年所收的利息
多也有限了。如何慕富。除非是做一番大生
意。燒了利市。方纔滿願。只是當今之計。做甚
經紀。方可掘藏。那時下。還有一人。聽了這
些說話。便拍手打掌。說道。奇哉。連叫几声。
四個人不解其故。解說不出。忙問道。你何出
此言。那人答道。昨夜我見一夢。夢裡見
一老人家。被這老人攬掇。買了許多軍
器。鎗刀。盔甲等樣。裝滿一隻船。到朝鮮地方。

去。做買賣。他那朝鮮人。原是喜歡日本軍器。
所以不勾一日。賣了乾淨。艸根不苗。約有加
倍的利錢。登時大富起來。正在那里得意之
間。忽被傍邊人的鼻雷響。打醒轉來。猛然抬
起頭來一看。不見那老人家。只有燈火半
陰半亮在那里。到是南柯一夢了。我說夢裏
之事。有甚正經。不作准他。今日聽老兄的話。
暗合道妙。應當昨夜的夢。豈不是奇怪。莫若
買備軍器。到朝鮮走一待。不知列位意下如
何。三個人聽說。舉手加額。歡喜不迭。說道。既

有這樣預兆。不消過慮。五個人闖出本錢。買
備兵器。打張起身罷。那時下。唯獨伊東。只做
戲弄。不在其意。及至後來認真說。便戰々兢
々。勸慰四個人說道。掉錢興業。這是人家的
慷慨。不得不計較。但是欺公犯法。也要曉得。
原來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人有百算。天只有一
算。究竟不當穩便。若是一旦敗露出來。到
把花錦一般的家私。撒下西洋大海去。豈不
是傾瓶偷酒一樣。倒折本錢了。不要把楊祖
顯宗的題目來。弄得玷祖辱宗。遺臭万年。據

我的愚見。莫若守々本分。行善果為高。你若
修陰騭。就有陽報。天帝保佑你。子々孫々。富
貴不斷。原來福田是守富之本。致富之源。風
雨打不掉的自然山。盜賊扛不動的咸陽宮。
因為多種儿々福田。便生出大富貴來。這是
永遠的好算計。不要執迷。須要依我的话。息了
這々念頭罷。四個人聽了這乙場說話。先有
三分不喜。掃了一半興。約有半々時辰。不說
什麼話。沉吟不已。常言道。黃金黑世心。白酒
紅人面。這四個人。雖然聰明過人。只被貪心

固蔽了聰明，縛住了手脚，左思右想，只是割捨不下。過了半晌，一看開口說道：「兄長的說話，句句有利。如來佛祖說法，也不过如此。我等頑石，敢不點頭。雖然如此，也有一句俗語：『有酒不飲，是癡漢；有花不採，是呆人。』且到朝鮮去遊玩一回，也不為過。我們主意已定，料想沒甚難為。兄長，不要古執。伊東只是不採他，說道：『四位既然立誓要去，聽憑尊裁。』我這伊東，不敢奉陪。說罷，將要起來告別。四個人看見起身，便大怒，一把揪住伊東，連忙作色說：

道：「方纔所說的是心腹的話，性命相關的一件大事，不但是人家面前漏洩，不就是對了結髮妻子，也則聲不得。兄長是莫逆之交，一介心腹的好朋友，所以商量。兄長不肯應承，不做夥計，還可為何？就要起身，莫非到什麼所在去漏風聲？不然到王府裡去，要首告的。意思，這番要幾千兩的本錢，只靠著你一人。譬如一介瓜，只看你是一介瓜種，誰想到做冤家，出首害人。事到頭來，也說不得。你肯也要做夥計，不肯也要做夥計。若要回家，

除非是替四個人保命。等你再投人身的時
卽。請回家罷。一個吊桶。既然落在井裡。
只怕掙不起哩。說罷。四個人將要拔刀。伊東
看見勢頭不好。滿臉堆下淚來說道。不是我
去出首。不過是說一個長筭了。不要乘一時
的興頭。狂送了性命的意思。難道掙錢之法。
只有這一樣不成。我替四位親切的好知己。
所以勸慰好話。不想到惹出來。動氣無心業
火。但凡有甚好生意。如何不肯同心協力。只
是不義之財。貪圖不得。四位還要三思而行。

他那四個人。越說越惱。不肯罷休。必定要夥
計。可憐他那伊東。被四個人圍住了。脫身不
得。一來自已也動些欲火。二來逼迫。不過拗
不過四個人。只得翻過臉來。滿口應承。四
人看見他應承。回瞋作喜。眉歡眼笑。歡喜不
迭。當下各人搗破指頭。捉出血來。傾在酒壺
裡。各飲一盃。結為生死之交。說道。這是必要
秘密。不要漏泄一些風聲。說罷。各自回家。可
憐那伊東。被四個人咬時一問。脫不得身。做
一個網中之魚。無可奈何。只得應承。其實不是

情願他那四個人等不到第二日。当晚打点起身，各人傾籠倒箱，拿出良子來湊足本錢。又來替伊東討三四萬兩良子，人不知鬼不覺，買備兵器雜色等樣，無所不備。央一隻大船，私下先送二三千兩良子，買囑船家長，不要說聲。船家長看見許多黃白東西，怎佞不動火，聽他料理，不露一毫声色。這五個人，真正是神謀鬼算，為何呢？買了許多醬油桶、酒桶，把匾甲刀箭放在裡面，又把長刀鎗弓等樣，棄着黑夜悄悄地裝在船艙中，只說出外

做經紀，替人作別擇，下吉日，起身，莫說四隣八舍的人不知道，就是家裡奴僕們也做春夢了。

天上神仙容易遇，世間難得舍財人。當日五個人，在船上先燒了神福，扯着滿蓬，隨風而走。他那伊東有一夜在船上，見一個凶夢，原來他家有一個鏡子，祖上傳下來的家傳古薰，不意夢中被人把這鏡子打得粉碎。及至醒將轉來，抬頭一看，那裏曉得半空中許多烏鴉，做一堆兒，漸漸地飛下來，把

船圍在當中，亂叫亂啼，過了半晌，方纔飛散了。伊東心下，曉得兆頭不妙，滿肚子懷着鬼胎，一路上放心不下。這是船上的話，他那家裡也有一件奇事。忽一日，不知不覺，醬油酒醬等件，都酸掉了一些，也上口不得。這叫做家欲敗，酒成醋，家欲破，屋成路的了。他那家裡的妻子，奴僕們，疑惑不定，這是後話。却說大凡人家，手頭窮苦，為一個養活，便有些苟且，天帝尚然不肯寬容，何況做一個大財主，做得這樣昧心的事情，上天如何肯放他。

自古道路上說話，牯裡有人，不知不覺，人家會意。一人傳虛，百人傳實，弄得通長寄人盡皆曉得這事，暗替他捏着一把汗，說道：「五財主從不曾出外，做甚生意，這遭忽然出外，原有如此情弊，怪道不曾阻當他。于今人家曉得底裡，日久回來，未免弄出事來。正在那里批評之間，早已有有人出首。王家聽見大怒，說道：「我只怕天主教留心查問，那里得知有這樣的苟當着實可惡，只是目下佯為不知道，等他們回來，自有處治，說罷，私下先賞。」

出首的人吩咐不許做聲。却說那五個人一
到朝鮮去尋行家。把貨安頓明白。等那主
顧來賣他那朝鮮人。聽見貨到。餓眼一看。便
說燕石看做至寶一般。不勾半日。買得干淨。
等帳明白。扯蓬開駕。不多幾日。就到長壽。四
人得意氣揚揚。好不得意。唯獨伊東悶悶不
樂。及至回家。聽見家裡也有不吉之兆。越發
放心不下。却說王家時常探聽五個人下落。
后来打聽得五個人回家。就把捉人長刀手
去。拿住他。隨後叫大頭目來。把家私田產都

要沒了官。掉刀手一到。便把五個人。不由分
說。把索子細將起來。解到王府裡。夾棍夾的
夾。鉄練鎖的鎖。木馬騎的騎。只管拷打。審問
情弊。五個人赫得魂不附體。目睜口呆。手脚
癱軟。約有半晌。話也說不出。可憐大家從小
嬌養慣了。一時間被掉刀手拷打。把怯怯嬌
怯的身子。受起狠巴巴的事來。如何受形。得
起。還不勾吃一杯茶時辰。大家按納不住。只
得實招從頭至尾的事情。都招出來。原來兵
器。是日本大犯禁。看也不許外國人看。何況

賣把外國人。這是越發罪大了。當下王家議論把五個人議定了死罪。牽在死囚的牢獄裏。過几日。漂死了示衆。又把船家長水手等人。一併問成死罪。更無把五家的妻子們。問流徙。也有充軍一千里。也有問流五百里。可鄰這一班妻子。向來豐衣足食。心情縱慣了。如何當得苦楚。不上儿日。都做無祠之鬼。豈不是可鄰見那四个人。不是沒得過活。都是手頭好。當日若是肯聽伊東的話。回心轉意。守个本分。豈有今日這樣苦楚。偏生出迷。被貪

心固蔽了。把花錦一般家私。弄得七零八落。可隣大富大貴的出名財主。都做鎗頭之鬼。似花如錦的風流人物。盡為斷頭之魂。可見做一个人。守本分要緊。正是

人為財死。

鳥為食亡。

按下伊東不題。却說長壽的儿个破落戶。看見有了這一條路數。將計就計。想出論頭來。各是發船。到大洋裡去。替唐人私下做買賣。把日本金良寶貝。消耗了許多。只回這一句。有分教。長崎法度一日嚴。日洋中野人一

年多一年。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瓊浦卷之一終

瓊浦卷之二

飽煖足時思淫欲。飢寒甚處動盜心。
奸商並起九州裏。塵倒風震西海深。
話說長壽人民看見伊東起了頭端。曉得私
下這一條門路。你也去做。我也去做。也有几
个人撰錢暴富起也。有几个人机事不密。被
人出首。露出馬脚來。弄得滿長崎。我是你非。
鬧熱不過。將軍老爺聽見如此作怪。即忙一
道旨意下來。吩咐王家新造一个唐館。把唐
人住在裏頭。不許出外。一切什店生意。都要
賣官。各色都改變起來。另是一番的景界了。

加補几个職事人。法度十分嚴緊。那時節各街的主們。只當瞎兒沒棒的一般。一時間沒處去做生活。好不苦楚。他那唐人好几年生意順溜。散蕩慣了。忽然這等礙手礙脚。拘縮起來。把天歡喜。變為萬般愁苦。眉頭不展。十分不喜。雖然如此。自古道。狗窮思跳。人窮思巧。左思右想想。想出計謀來。看景生情。看那時下的光景。私下也有買賣。討些小便。雖不如在外的時下。散々蕩々。燥脾得多。覓得這一條路數。也還可以扯得真。原來東洋的生

意。不比得西洋。左手不托右手。並沒有一毫賒帳。一色都是現銀。臨起身的時下。都算得干淨。寸根不苗。聽見說西洋的生意好。便是好。一萬兩也使得。二萬兩也使得。做一番生意。但是討那小賬。霎時間。不得了。結費了。偌大的精神。方纔討賬。若是十二分。主顧不好的。費了一年工夫。還討不精。也有的哩。這樣擔閣的日子多。因為使費浩大。不勾本。都虧本了。因為東洋的生意除了使費。足以賺分對合。有餘了。不到十分難為血本的田地。這都是

沒有賒賬，所以如此了。大抵出一分財主，生
一分敗子。這廝宿主，弄得無所靠倚。那邊便
有累富人家，掘富了。看官你道什麼人，他那
賣小魚、賣酒等樣的人，借分小經紀的名色，
每日進館，私下做了無數的生意。大大燒分
神福，買間房子，買畝田地，好不發財。有了這
般私貨，散處發賣，人家還可以度日。如此三
十多年，誰想天運多乖，年歲荒涼，五穀也不
豐登，色東西都是起價，騰貴起來。唐人生意，
一年凶，一年國家的法度，一年嚴緊，一年弄

得種々艱難，人家沒得過活。各人做出不繼，
不繼的苟且來，做私貨的人比前更多。狐朋
狗黨，不計其數。嘗言道：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越嚴緊，越作怪。後來王家也奈何他不得，在
那里日々頭疼的哩。按下此處不題，却說將
軍老爺聽見長寄年成荒歉，時也不好，人民
坐於塗炭，私貨並起，心下十分不樂，便召閣
老們，便殿商議，說道：「怎麼樣一分做法，可以
百姓安樂，怎麼樣一分做法，可以勦滅了做
私貨的人，如今這一班野人十分兇暴，欺公

犯法神謀鬼算無所不至。既有這樣還了國
法的奸人橫行長崎。難道只管疼熱他。不去
捉住。坐視不成。除非是斬艸除根。出得滿腔
之氣。方纔痛怪。爭奈撫養天下。仁心為本。不
敢傷損許多人命。原來人命重情。如何輕舉
妄動。只是當今之計。怎生是好。那時。閣老
答道。據小臣們愚見。九州各道沿海出港的
所在。各處造一。大關。一切什店生意船。釣
魚船。一出一入。都要查搜。不許擅自私下。奈
一隻船。叫地方官。出一張牌。沒牌者。不論什

店人。不許出外。更兼唐船回唐的時。長崎
各街上。每夜掩上街門。叫街官各家去。有人
大凡人家。出外做客。經商陸路是馬。水路是
船。來之往之。都要查搜。其貨盤詰來頭。倘若出
處不明。不自。即將其貨沒官。若得如此。有貨
難買。有腳難走。可以截往咽喉。千穩。萬安。人
家自然。在正經上。過活。沒處去弄鬼。豈不是
財命相全。將軍老爺。聽說這話。不勝之喜。連
叫。兒。好計。喝采不已。說道。如此。可以。萬
全。即忙。選出。智勇全才的武官。拜做長崎王

家把前頭之事逐一吩咐了千叮萬囑好不精細那王家領了旨意即日起身赴任不題

安排地網天羅計專待落坑陷整人

却說新王家到任之後把旧例更改了做起新例來國法森嚴賞罰均平水來土掩兵來鎗守得滴水不漏縱或涖天本事沒處下手這王家姓甚名誰叫做大岡備前守生得絕世聰明聞一知十自幼年間好學該博三教九流貫串諸子百家無有不曉真正是胸中書五車筆下句高千古且說那新例旧例

怎店樣一々分別看官待我護之地解說譬如先把船數限定了一年限得四十々船每船派定多少艮額這艮額看々港們也有多寡不同寧波上海的船是每船艮額二万刃暹羅咬囉吧廣東這等州府船是也有三万刃四万刃派得不同了其餘火食布施雜色等樣都是在外籌但凡奏一隻船估籌定額多少照依其數足々帶々債來倘若過於定額之數其債沒官然雖如此還有一種道理原來隔江過海在唐山怎店曉得日本的時候行

情是或長或短，早晚不同，那里足之，搨得着，就是神仙也搨不准的了。何況人家越發不消說，所以定額之外，只許過得三千斤貨額，再過額者，便是烏有先生了。這樣定了派額，一船貨物，都是賣之干淨，一根草也不許帶回去，回路上縱有私貨船，無物可賣，無貨可買，不把他犯法的意思了。只曰這兩年長門這一道沿海邊，許多奸商船，東走西蕩，只管飄流，那地方的員役盤問來頭的時，頂冒了良商的名色，假景運天，假意說道：自從長

崎回唐，被風飄流，飄到這地方來，再等兩日，風略順些，即欲扯篷開駕，說罷，故意寫一子單子求水。那地方的人那里曉得真假，只說是當真的，便許他拋掙。他那唐人是人家問起飄流的始末來，造出無影無蹤的話，口裡胡乱吞得几句。今日也說東南風走不得，明日也說西南風走不得，連日都是對頭風，滿口講虛假的話，講得搨鬼入跡，不肯起身。擔閣了几天，私下只管做私貨，所以長崎發一十信牌，每船領回一張牌照，但凡有牌的

船飄流來。那地方的人忠厚相待。圓融他刃
分。沒牌的。便放起烏樟來。趕出港外去。或者
打斷了旋索。不由分說。粟累強要趕將出去。
若是不肯開駕。只管放肆騷動。那地方的船
就放兒子流星砲。連船燒去一空。不管死活。
他那領牌的船。倘若遇着風爆。飄流。仍舊駕
回本港。報明了事故。方纔回唐。原來領牌的
人。約有幾十人。分派兩年。輪一週。一年輪
流而來。倘若載什店父母的孝服。或者生起
病來。走動不得。本身不來。那時只央人親眷

朋友來替代了。也有幾年走洋。掙得些家資。
買畝田產。養老在家的。把信牌。送把別人家。
王家是認牌。不認人。但有照牌。不拘什店人。
就准起貨。雖然如此。也要查問來頭。果然那
人。心肯意肯。情願送把別人的。便沒甚說
話。若是搶奪了人家的牌。計謀了人家的產
業。昧心欺公的人。便不准起貨。其牌沒官。依
舊送回了本人。新例以來。不許客人。當面丟票。
做批價生意。譬如叫職事人。批定了價。會館
包買。買了乾淨。後來在會館。叫商人來丟票。

講價明白。方纔開庫發貨。還有一說。但凡起
貨之後。庫閱了點貨。這叫做清貨。把一船的貨。逐
件點得明白。細貨是儿十几件。足頭是儿十
儿百足。粗貨是儿十几樣。包數多少。斤數若干。
算得清楚。秤得精細。一足也加不得。乙包也
少不得。連似食零。醉粗用東西也。檢点个停
當。票兒上。逐一寫得明白了。後來發貨的時
下。仍舊秤起來。秤把商人收。那時不過有儿
斤。增減。其實分毫也動不得。那起身的籌張
是。每船紅銅多少。銅價若干。每一百斤銅儿

十几斤。包頭雜色是看金水。良歹寡不同。多則
多買。少則少買。分派停當。唐人買一根艸。都
是唐館裡。街管的財副。開在帳簿上。一厘一
毫也。苟且不得做私弊。是越發不消說。但凡
起貨清貨。開船之時。行李伙食。日用東西。是
何消說。一介些少的東西。那一樣不驗。那一
件不搜。更魚在館中。唐人一出。一入。走上走
下。都要揣摩查驗。一件皮箱。必要驗到箱底。
一介人家。必竟摸到屁股。方纔罷手。這樣嚴
密。可見一根人參也藏不得。半塊金片也夾

帶不得譬如定了新例凡事穩當了他那做私貨的人只當唐山綠林中的強盜被朝廷打破投安的一樣了唐山有一個響馬強盜打夥兒熬住柵寨多年劫掠百姓那時下一個智勇全才的大軍調撥義兵來廝打四下裡先埋伏了兵馬圍得緊了更兼截住了搬運糧草的咽喉後有高山前有大河無路可走無門可逃內外夾攻弄得後來人疲糧盡陳腳立不住不得不投順都來投降了再不敢放肆兵馬安靜國家安寧生意大興人

民安樂新例以來做私路的人不敢放肆就是這一個響馬強盜一樣的了你道新例可不是永遠之計這正是

號令出時霜雪凜冽威風到處鬼神驚却說正德年間日本新例起端發張牌照大凡唐船有牌的便准起貨無牌的便趕逐他回唐不想唐山走洋的人為這一個信牌你爭我奪扇風扇雨扇起風波來弄得兩年禁洋費了偌大的精神破了多少的錢鈔方纔開洋你道為什麼緣故呢看官有所不知原來

長崎開地以來，替中華西洋，互相交易，不拘
什麼人，隨便來往，做買賣，自從發牌之後，有
牌的人，便做洋客，占得些地步，糊得嘴，口沒
牌的人，雖有刀分本錢，只好陰溝裏的癩蝦
蟞，想吃天鵝肉一般，不能勾親近，所以大家
滿肚子懷着鬼胎，嫉妬起來，動一張口辭，竟
把領牌的人，告到布政司，打起冤屈官司來，
造出極陳極腐的套話，湊官府的巧，說道某
人等把唐山丟在腦頭，歸依東洋，領了牌照，
竟把東洋生意，包攬了，只有几个做夥計的

討几个大便宜，不許別人揭債買賣，更兼私下
通同了日本的官府，謀及了要打中華，將來
只怕生起風波，騷動天下，我等治下之民，敢
不告訴，須要預先準備，總這一班人的嘴
舌，好不利害，能言巧辯，說得咬文嚼字，甚是
好聽，憑你怎什菩薩，一樣老實的人家，
自然聽信了，官府，聽了這一場說話，吃了大
驚，得魂神，把捉不定，不敢自作主意，竟拿
上一本朝廷，看見龍頭大怒，即忙把四十幾
十个人，一體下獄，又把寧波上海，這儿處的

船禁洋不許出港。大家沒原沒故，受了一個大冤屈，隔着千山萬水，沒人曉得真假。又不曉的委曲，沒人替他分辨。後來這一班人的妻子，把家中所蓄的金銀寶貝，傾篋倒想拿出來，田產家什，和盤托出，變賣了，做個人情。私下散送了，賄賂官府，求各衙門官府說个方便。另外又寫一張呈子，詳_寫細_寫，沒有私弊的意思。進上朝廷，哭訴苦情，說道：小人們治化之民，向來蒙朝廷蓋天蓋地的大恩德，怎生替外國私通謀反，只回賊船在日本各

處飄流，冒了良商的名色，犯了日本的法度，劫掠百姓，驚嚇地方，十分放肆，要捉住這个賊人。但是大洋裏來往的船多，花天花地，皂白難分，沒處查張，所以發了牌，做_了熱照。一則顯得我們良商守本分，二則刃下永遠通商的意思。另外沒有什店緣故，日月三光，可以當得証明。那里有虛心，所報是實，不敢扯謊了。常言道：得好白酒紅人面，黃金黑世心。只因官府收了人情，不得不方便。大家衆口一詞，求天子聖上，開恩設令論古，怎店長怎

店短大家公論一味分辨苦求皇帝那旨
下聖上減不過公論只得釋放大家依旧走
洋把這子牌照散與把大家收輪一迤一年
周而復興輪流做經紀豈不是均平公道當
下牢裡的這几个人聽見喜報只當甦醒轉
回來的一般喜從天降喜得滿心奇癢不知
搔處便對報喜的人連叩儿十個頭千恩萬
謝急急忙忙飛也似回家妻子聚攏來吃一
日喜酒好不得意十親九眷三友五朋那子
不來賀喜一百年的親五十年不見面的也

來賀喜竟像子大登科金榜掛名報喜中舉
的一般好不鬧熱看官你道此時若不打關
下如何能勾落基店這四十几人險些兒
死干非命做子鎗頭之鬼人命是重情豈不
事天大的喜事了

貪生畏死一般情誰道披毛命可輕
不信但看衣上虱解開羅帶也逃生
却說長崎人從來不靠田產千門万户不論
大小人家單子靠著唐人生意掙錢過活因
為這刃年禁洋沒有船來地方冰冷百姓生

於塗炭牙人或者夫頭或者做經紀的小戶人家這等之人都沒得生活無錢可撰每日遊手遊食過日子雖然略有些家資那里當得起不上半年吃得盡了寸土俱無就是親眷朋友們送長送短周濟像子炭中沃雪的

一般全然不濟事常言說坐喫山崩坐飲海干不過一年之間蕩產敗家沒處去討子生活大凡人不可窮一窮之起來就轉子風水憑你仗義疎財的血性每男子漢也生出許多妄想來做得不羈不寇的^句當也有的入失

了體面落州做强盜的也有飛簷走壁鑽進人家偷了家伙什物或者放了火燒了地方騷動人家趕着熱鬧中擠在人叢裡頭神出鬼沒的把人家的^家伙打搶了去也有人家囊篋俱空連妻子都養不活你東我西各自分散落魄在他鄉外郡或者投靠人家做奴僕又是落在風塵權做粉頭做起烟花的行經來前門新迎後門送舊你道倚門賣俏門戶中的行經有甚体面店除非是沒投沒奔沒奈何方纔去獻咲賣俏不然沒人情願去做

正是叫做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做強盜的，是做強盜；做粉頭的，是做粉頭；做奴僕的，是做奴僕。弄得人，苦楚般，艱難把一個花錦一般的長寄，弄得七零八落，分明是屋漏偏遭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却說原來做乞人，凡事挨心奈苦，再不可講斷頭話。常言道：得毋過了荒年，有熟年。雖然目下失意，少不得有夕拂眉吐氣得意的日子。難道一生一世受苦了不成？是月三春天氣，山桃野花千嬌百媚，都開得茂盛，唯獨

長崎人民心花不開，悶悶不樂。每日指望唐山開洋，不知几時枯木生春。披雲見天，恨不得變做蝴蝶採花偷息。從新燥脾一番，大家暗叫苦不迭。誰想事有偶然，物有湊巧。忽然聽見口外遠見番發一隻飛跑船來報喜。說道：適纔忽見一隻唐船，扯着滿蓬，迎望螞螂窠而來。還有四岐洋半片山。這一帶洋中許多唐船結尾而走。長崎人聽見這番喜報，喜不自勝，走的走，跳的跳，都到王道頭來看。人衆如雲，挨擠不開。他那京都大坂的商人

連忙各叫急步人。星夜上京報知各行家。這一番飛跑。各自爭先。三脚併做刃步。飛也似趕上去。當下各行家得知消息。喜出望外。也有貨價。一時間賤將下來。或者數年頓在家裡的落痞貨。登時出脫干净。討帳的是討帳。算帳的是算帳。弄得霎時間。滿京都。年邊一樣鬧熱。不過按下此處不題。却說長壽人民。都到王道頭來。挨肩擦背。探頭探腦。定睛觀看。常言道。等人易久。等得大家。眼巴巴正在那里探望之間。果然口外先有一隻鳥船。放

大砲。順風順水。一溜烟進來。通長寄人。餓眼一看。喜得搔不知癢處。眉歡眼笑。歡喜不迭。不多是辰。許多鳥船。沙船。也有大的。也有小的。隨後簇擁而進來。把砲亂放了。几十門。勢如閃電。響似地雷。放得山搖地動。好不響亮。分明是

一風撼折千竿竹。百萬軍中半夜潮。却說那兒隻唐船。泊在河下。下蓬拋錨。許多船。做个心字兒。排開熱鬧。大家燒錢。化紙。燒个神福。王道頭。有日个職事人。早已報

知王家王府裡，打發二小頭目，三擗刀
手來，一隻小船泊在唐船左右，晝夜看守。那時
學通事到王府裡，迎接頭目，同大頭目來。上
船收牌，當年通事同按捺，先在唐船邊伺候。
頭目一到，一起上船，先問船主姓甚名誰。那里問
來，果有信牌，店那時下，船主袖裏拿出一張
牌照，兩隻手恭二敬二，批起來，遞與頭目。頭
目叫通事查點真假。通事接在手中，一展，
開來，逐行逐句念了一遍，仍舊送上。頭目收
下，兩邊畧二叙些寒溫，只當黃泉之下，甦醒

轉來，從新見面的一般，不勝歡喜，連說几个
恭喜。方纔下船，那時問信通事帶一个財副，
到船上，叫船主走下來，坐在小船上，問唐山
的消息，說道：「宝舟儿月儿日，開駕同開儿隻
船，一船人衆多少，也有新來呢，還是來過呢。
洋中不曾遇着風暴，可平安么，曾在什麼地
方拋過錨么，想來各處太平了，倘若有些新
聞，傾心吐膽，老實報出來，不可隱藏。万一後
船所報，替你所说的，前三後四，說得矛盾，那
時大有不便。」唐人答道：「晚生某月某日，放洋

一船人數通共儿十人。也有來過的。也有新來的。都是本分同閑。是儿个船了。寧波上海。這兩港門。還有拾束隻船。打帳。斃船。如今正在港口。裝貨。只怕早晚之間。陸續進港。若是問起洋中的風爆來。晚生命運多乖。這一番非同小可。凡事不講便罷了。一講出來。若實怕殺人。那一日。在寧波港口。閑洋一路。上風順水順。不勾三日。便到東洋地方。將近竹篙嶼。那里得知。天有不測風。兩人有且夕禍福。忽然忙天忙地。黑雲密布。波浪掀天。狂

風大作。飛沙走石的捲將過來。只當起蛟龍一般。一陳大陳。將船擱上。擱下。更兼下了一陳傾盆大雨。天昏地黑。不知去向。摸不着頭。只當隨風漂流。大家哭的哭。叫的叫。也有暈船暈的。也有頭疼嘔吐的。或者燒白許願心。求神拜佛。口中不絕的念佛。把一門舵十來人。緊拿住。或扯或放。或是原舵。及霧多端。正在那里漂流。又有一陳狂風。從山上亂滾下來。吹得一堆波浪。滾將起來。把船一打。黑暗中。不曾提防。忙收不迭。早已被波浪打

得粉碎。一門舵不知那里去。一些舵樣也不見了。大家叫苦不迭。像个無脚蟹一般行走。不動。只得東蕩西闖。隨風飄流。到了第二日。雨收雲散。天總晴了。那時大家抬起頭來一看。不是唐山。又不是日本。到是一个朝鮮地方。豈不是奇話。雖然受了這般大苦難。一船人衆。幸喜得不會滄死。况且一些貨也沒有打掉。了去。財全命相。一則天后娘之保佑。二則天地冥薰。加被大家感激。不過當下在朝鮮地方。買一門新舵。清艙打水。修蓬補漏。諸事停

安。方纔開駕。這一番比前不同。波恬浪靜。風色大好。一連儿日順風。真到今日進港。老令。你道這般苦難。可憐不可憐。若說起唐山的消息來。如今各處都太平。朝廷康泰。百姓安寧。雖然如此。旧年年成不大豐熟。米價畧覺貴。一刃七八錢。買一担米。綿花被風損壞了。所以綿價也貴。更兼蚕荒。得緊湖系的價錢。騰貴起來。種之苦楚。一言難盡。今年生意定。靠子要賴各位老令大力周旋。一办不然。本價大貴。利不着說罷。連打几个恭問。信通事。答

道豈敢好說。你既受了這般苦難，更兼唐山年成不好，這番生意自然大家留心，不必牽腸掛肚。放下了心，且問一句：如今韃子可平安？唐人答道：「舊歲有一子韃子，叫做阿剌蒲坦，謀反起兵。那時聖上選出第十四子皇子，拜做大將軍去征伐韃子。這皇子十分能幹，韜畧中鎗刀的武事，自不必說。更兼諸子百家，不論什麼書，都是讀得稀爛。真子文武俱全，所以獨中其選。後來阿剌蒲坦曉得官兵到，賣子破綻，就逃走去。那皇子到如今還

紮住人馬，在陝西地方看守。不然，又來騷動地方了。旧年八月秋闈，浙江地方有一子舉人，到京會試，中了狀元。南京地方也有五子秀才，進了頭場，應考。俱中舉人。廣東地方新任了一子總督，這總督做人孝廉，為官清正。一味愛惜百姓，真子冰清玉潔的好官府。十三省中，算他第一好父母官。所以名聲大高。朝廷得知這子人的作用，聖意大喜，便賞他黃金三十斤。寧波有一子海官，貪婪過人，凌虐百姓，一味貪圖錢財，刻薄不過。早已有入

哭訴民家的苦情。朝廷聽見龍顏大怒，即忙
革黜了官職，做女庶民。人家可見天理昭然，
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容不得一些苟且。問
信通事答道：向來聽見康熙皇帝仁心廣大，
聖德全備，今日聽你的話，果然名不虛傳。就是
一介正命天子了。既有這般舉動，有賞有罰，
人家怎敢不服可敬。只是東宮曾立過
唐久，答道：常言道：得好誰家父母不惜子，
那家公婆不惜孫。如今聖上雖有三十儿位，
皇子都是一班的骨血了。恩情怎分？親

車厚薄，只是立東宮，不是少輕易議論得來。
万人之上，一人之下，關頭非小。几年前，千言
萬語，方纔議定了。把第三子皇子立做東宮，
只行後來品行不好，做人傲慢，一味放肆，故
此廢了。所以到如今，二心三意，決斷不來。不
曾立東宮，除了所報的話，另外並沒有什麼
新聞。方纔說的話，句句都是實情，不敢扯
謊。那是問信通事，叫財副把從前的話，委
曲寫了，作別起。回到當年公館，仍舊
一騰清，寫得端正了，拿到王府內，呈上王家

看正是。

只因言語能通曉。描出唐山千里圖。
却說過了刃日。當年通事到船上。討貨冊。問
唐人說道。貨冊便了。底湖系多少。細貨足頭
多少。藥材多少。糖物多少。送事的物件。只許
單足。不准雙連。這刃年新例。不比往年嚴緊
異常。足頭的數目。須要查得清。若有多寡。十
分不便。印花的細紗。補蓬布。或者伙食零碎
家伙。金銀戒指。軍器。這樣東西。雜七雜八。都
要開在冊子上。一件也遺落不得。那時唐人

一頭說是了。一頭把貨單。遞與當年當年
照單查過一番。方纔作別。照單把日本字。翻
出來。寫得清楚。送上王家。次日當年通事。又
到船上。限番說道。明日王家叫你起貨。大家
遵依王令。想來曉得就理。新例以來。法度嚴
緊。私債一件也做不得。若有些貨藏在那里。
被掉刀手搜了出來。不但是在藏的貨物。入
官。還要累你船主受氣。大沒體面。万万不可
犯法。須要吩咐弟兄。倘若有些不曾報帳的。
明日頭自上船的時。預先報出來。把這

東西放在外邊，便准你結封，倘或故意不說，搜了出來，那時下，求也沒干，說罷，便叫財副寫心帳保結，把衆人打，卷押，當年通事把保結，細着到王府裡去，回覆王家，你道做一，當年不是容易，鎮日東走西蕩，勞碌，閑不得半，時辰更，一年裡頭，生出許多揆天的大事來，要他承當，因為小氣鼠胆的人，再承當不起，弄得日，頭疼，害起病來，只怕老早告千千歲的哩，閑說少說，到了第二日，果然起貨，小頭，揆刀手，先上船來，後來各

職事人，隨後上船，家老大頭目，到落在搭落末，走上來，先將告示，掛在大桅上，叫財副高，聲朗誦念起來，把衆人聽，那時吩咐大家，不可喧嚷，原來水手們，卑污下賤，那里曉得什麼道理，正是叫做對牛彈琴，一些文字，也不通，大家探頭探腦，看東看西，並沒有一人留心聽，通事看見，便責罵一頓，方纔猛然省得，抬着頭，倒着耳，假意認真聽，約有一回，告示纔念完了，叫船主，射副總管，立在頭目面前，大通事便立起身來，打掃喉嚨，像，崑腔

戲子唱謾調一般，高声吩咐道：你們多年走洋料，想曉得本朝的犯禁，南蠻醜類，敗壞綱常。日本大所嫌忌，衆人裡頭，或者南蠻和尚，南蠻人，或者天主教的书帶來，須要速報出來，倘或東遮西護，掩人家的耳目，隱滿過去，日後有人出首，本人何消說，連累通船人衆，一體問成大罪。若有毒藥材，假藥材，脫皮換骨，混雜而帶來，私下販賣，其罪同邪教的人，問成一體。大家須要遍相查點，若有一點私情弊可疑的，即忙出首，不可掩飾，弄得後

來，受人家的累，還有一說，只曰這刃年定例，不比得當初國法森嚴，一件私貨也藏不得，倘若欺公犯法，^{其貨}巧妙多端，藏得些貨物，及至驗行李搜出來，沒官沒得精光了，豈不是傾瓶倫酒一樣的道理，倒折本錢了，單把所藏的貨物入官，便撒開了手，還算得好，更兼帶累船主，永遠禁革，連牌照都沒官了去也。未見得，所以若有些不曾報帳的，如今明公正氣報出來，求頭目結封，這還使得，據我看來，你們大家聽我吩咐的時，假意撇清滿口。

應承造出極陳極腐的套話來。湊我的巧說
道：大家水清月白，並不敢藏得半根草，着寔
干淨得緊。說來甚是中聽，倒底是虛假話。作
不得准口，不應心。所以今日及，覆，正着
一番說得衆人面面相覷，不敢則聲。唯獨船
主，唉，堆滿臉，不慌不忙，答應道：晚生多蒙王
上青目，領張牌照，每年走洋，貴國大禁的事
情，都是明白，已寫甘結，前在，豈有違拗之理。
況且在唐山下船的時，仔細查過一番，那
一椿藏貨之弊，昨日當年老爹也來吩咐過。

的，並有沒一些私貨，倘若扯了謊，期公犯法，
聽憑國法處治。清願耳罰。那時大通事轉把
唐人所回的話，委曲，回覆了一邊。當下
手拿名單一名，念出來，先要除帽脫鞋，叫
大家躡銅板，問多少年紀，問吃什店齋，約莫
過了半刻時辰，方躡完了銅板。家老頭目各
自分品坐定，小頭目揸刀手，吩咐夫頭，点名
夫子上船，本街五甲頭坊財副總管，茶夫等
樣人，走上來，打点各色肴備，學通事同唐年
行司，叫總官吩咐道：一船人衆太多，擠來擠

去不便起貨。先把十來人下船看守。一則防備偷盜。二則好起貨物。押貨的便去押貨。開鎖的便去開鎖。大家分撥已定。方纔起貨。先把火藥軍器結好了封。然後把大家分頭。一半在前艙起細貨。一半在後艙起粗貨。大家手忙脚亂。搬東搬西。通船挨緊。人象如雲。分明是。

滿盤棋石布方圓。人人馬橫行局裏天。却說唐人也。不藏什店貨。日本人也。不偷什店東西。兩下干淨。那時職事人也不大辛苦。

但凡起貨。動不動。有疔疔瘡。唐人也藏貨。日本人也偷東西。后来露出破綻來。大有所碎。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瓊浦卷之三

黃堂官府尚貪錢

何況小人貪苦纏

除却錢財煩惱少

無煩無惱即神仙

話說長壽小人戶家。原來沒投沒奔，不靠什
麼田產。養活只靠着唐人生意。撰得几分錢。
糊口。所以凡有唐船起貨。大家粧做脚夫。各
人爭先不肯落後。三脚兩步走上船來。搬長
搬短。便在嚷鬧中偷些零碎藥材糖物等樣。
打夕包兒。回家變賣。掙得多少錢鈔。各自過
活。恨不得變做千手觀音菩薩。多生出幾个

手脚蠻七蠻八。随手乱偷。所以几个插刀手。立在艙口上。走上走下。便留心照管。准备打骂他。那脚夫百怜百利。十分乖巧。差神便鬼的好。不作怪。常言道。贼是小人。智过君子。因为越嚴緊。越作怪。原来弟兄們皆比日本人有所不同。生性燥暴。但有一点些小事故。便发作起来。大驚小怪。說得天一般大起来。再不肯忍氣吞声耐煩了。及至后来。收煞不住的時節。方纔懊悔。这是水手們的病痛。不足為奇人。都曉得的。你看小可的事情也尚

然如此。何況大事。當下少了一件龍眼箱。偷了許多药材。撮破一塊。偷得清空了。合船水手看這般光景。怎生不恼。两个太陽直暴出火星来。怒氣冲天。衆人七張八嘴。乱嚷乱骂。只說他个強盜萬強盜。罵不絕口。像个平空地。下了一个霹靂。驚天地動。打雷的一般。船中人声鼎沸起来。好不鬧熱。那時个插刀手。一口氣跑將过来。把夫子一把揪住。沒頭沒臉。儘平生的氣力。随手乱打。得一條沒兩氣。登時就做个泉下之人。可憐。

雖然如此。這一死不是正真死的。看官有所不知。原來耒插刀手。武藝熟閑。打拳使脚。這等之事。點揆端正。其實非同小可了。所以一拳便是打死人。一手就是摸活人。全然不費一毫氣力。着實省力。得緊當下。果然把夫子摸活起來。一條索子縛住兩手。把賊人跪在頭目面前。審問私弊。也有口強抵賴的。也有被頭目考問不過。只得招出實情來。捉賊見贓。把所偷的貨物。逐件點得明白。依旧交把唐人收下。通事人家說。几句好言好語。安慰唐

人。方纔撒開耒。約有午牌時分。貨纔起完了。前後兩處分起頭耒。驗行李。着實厭殺人家。為何呢。這兩年行李太多。各人各有一人家。伏這不必說。或者零星藥材。散碎什物。又把縐紗裁斷。做七八尺長。取名叫做花膠馬。借行李的名色。放在籠箱之內。帶進館中。做伙食發賣。做个私蓄。只因王家許他領進館。所以弟兄們多用。几兩本錢。買下雜色等件。帶許多耒尾。縫參差不計其數。好不厭煩。譬如起一船行李。只當前年起一隻小船的貨。一

般担閣了工夫方纔起完了當下頭目看見行李太多一半便准他領進館一半留在貨庫裡等到清庫再發與他領出去所以各人要多多要少求長求短許多人走將攏來言三語四過了好一回驗明白了行李方纔起粗貨家伙那時卽搜出許多藏貨來藏得巧妙不過你看怎幺樣的手段說來說去着實驚殺人家等我分說把几斤系線紮緊了打在索路裏頭外面一些也看不出大家只認做索路便是夢裏也不曾聽這般藏法正是叫

做神謀鬼竈的了他那插刀手眼快不過但凡搜貨水耒土掩兵耒鎗當他這樣藏便這樣搜唐山有百般的藏法日本也有百般的搜法當下看見索路太多就動起疑心來把一條索子畧一斬將開來試看那裏得知露出一些線角耒大家曉得就哩點頭會意從頭至尾斬做粉碎果然一條索路通是系線了插刀手連忙稟知頭目打張逐條斬斷將要動手的時卽几个水手亂嚷道我等走洋的人只靠着几條索路這个索路性命相關

的東西倘若逐條斬斷明日怎底起得身有
船沒有索路豈不是無脚蟹如何走得一步
這是斷然做不得須要求頭目寬容只好開
一面之網求全責備畧見大意就罷了頭目
那裏管他三七二十一便說道這今說話分
明是掩耳偷鈴一樣的究竟偷不過了大家
不可疼熱他說罷不瞅不採不由他分說逐
條斬得粉碎一看果然三十多條索路都是
系線紮得死結打在裡邊信手扯出來理清
了看約有^六千來斤唐人看見露出破綻來無

言可答唾口無辨心上亂跳起來眼睜了合
不攏來舌吐出縮不進去暗^一叫苦不迭從
來脚夫們油嘴搯舌的極會湊趣會說鬼話
因為看見搜出系線來大家忍咲不住擷唇
簸嘴取咲說道好今索路紅白系線打成得
花^一綠^一我不信天下再有這樣一個體面
的洋客便是牙樁錦鏡聖上的樓船也壓倒
了後來出好几句口號來那口號道
紅索路白索路紅白爭妍
紅間白不減

龍舟錦鏡

可以繫牢鉄錨，若拋于江潭，河伯驚倒，私
下把舌吐。

這是後話，却說插刀手，搜出系線來，只說大
功，十分高興，跑到興頭上，無貨不搜，無物不
斬，逐件逐物，打得七零八落，他那唐人，一不
做，二不休，還有許多藏貨，酒罐裡頭藏水銀，
皮箱底下，做了重底，藏有人參、燈籠之內，藏
了玳瑁、卓子裡頭藏了珊瑚珠，都是搜出來，
頭目看見如此放肆，忙叫通事責罵唐人說：
道：你們領牌的良高，不比得奸高，目該守本。

分，不該有這樣欺罔之舉，豈不是有話在前，
今朝絮叨叨，吩咐了好儿十邊，偏生不肯
報出來，藏得這許多東西，原來天理昭彰，天
理不肯替你護短，露出馬脚來，如今貨已起
完了，所以屈法用情，還是惜你的廉耻，存你
的軀面，今日好端端，叫你進館，改日自有國
法處治，或是減派，或者禁革，也不可不知，但是
其貨沒官了，這一句話，罵得船主垂首喪氣，
臉上紅了，又白了，了了又紅，一味賠了，不是
答道：晚生已蒙王令，確守新例，怎敢大膽撒

撥自來送死了，其實不是晚生曉得底裏，只
目多帶几个新來的弟兄，不識好歹，冒瀆了
王令，着實得罪，怪道帶這几个人來，連累衆
人，弄得不乾淨。常言道：一失足時千古恨，再
回頭是百年人。如今說也沒干，罵也徒然，千
不是，萬不是，究竟晚生不是了，相煩老爹，好
求頭目說个方便。大凡唐船有甚藏貨入
官頭目，結封送到年行司的當年，那裡去收
藏，改日變賣了，其價價文納官倉。當下把所藏
的貨物逐一點得明白，交把本街官差不

多到了日頭過午的時，方纔起完了貨，大
家各自下船吃午飯。正是

可惜採花蜂釀蜜，甜頭到底被人收。

當下吃過午飯，一个小頭目，一个唐人，番唐
年行司催促唐人請娘，十来个唐人，也有
拿涼傘的，也有拿旗竿的，也有提着燈籠的，
請了媽姐，一路上敲鑼打鼓，樂喧天，到寺
裡去燒香獻花。原來船主福州人，便把媽姐
請到福州寺，外江人呢，便請到南京寺。倘或
漳州寺，各有分曉，几个弟兄請到寺裡，把媽

姐安頓好了，搖擺而進館，却說學通事，
叫船主來寫名夫票，賞與大家。夫票也有定
規的：上桅夫、下水夫、便道夫、告示夫、銅板夫、
揸貨夫、茶夫、賬箱夫、本船的夫票、貨庫裏的
夫票，都寫明白了。原來這夫票也有一疋
瘡，本街的總官同夫頭，尖了一百名夫，
便說二百名夫，把一百名的夫錢，私下分筭
兩分討，這分便宜，所以日本人是怕不得要
加一名。唐人是巴不能勾少，寫一名爭多，競
寡，好不囉唆。原來夫票是看港門有所不同。

譬如寧波上海的船，少則一百七八十名，多
則二百來名。廣東廣南這等州府船，二百來
名，或者三百來名。看那貨裝得多少，多則多
寫，少則少寫。當下賞了一百五十名夫頭，那
裡肯收，連忙作色，口出怨言，說道：痴不痴，豈
不豈，一無所靠，手裡不能拿寸鐵，肩背上不
能挑寸草，一分沒來頭的人，也收一名半張。
何況小人，央這許多脚夫，盡心竭力，勞碌了
一天，另賞十名，二十名，不以為過。這一百五
十名，當得什麼夫錢，還不勾一夜的酒錢哩。

說罷便對李通事說道勞動相公攬掇船主
再加五十名方便小人則个那時李通事把
甜言蜜語再三再四勸慰船主說道今日船
上不曾失落一件東西多是他的留心照管
如今再賞几名省得討厭氣可憐船主看見
搜出藏貨來像个把几朵好花被人家採去
的一般把積年的本錢一旦付之流水心下
有什么興頭多賞几名就是落弟的秀才也
不過如此凄涼連說話也懶得開口雖
然如此這是心腹的話只是暗叫苦而已

難對人家說後來被李通事催逼不過沒奈
何只得賞他原來窮苦人家也有討夫票為
生的所以你也來討夫票我也去討夫票几
个人把几个船主圍將攬來圍在當中也有
一名夫票而个人你扯我拽扯得粉碎或者
擠在人叢中搶奪了别个人家的夫票人不
知鬼不覺溜了出去只是難為唐人寫來寫
去賞得不耐煩了豈不聞佛經上說當初釋
加佛祖在西天說法許多餓鬼走將攬來你
爭我奪討个甘露水吃也不过如此頭目看

見十分炒鬧，就責罵一頓。方纔走開去。那時
P船主便對頭目行一大禮拜，了一拜，說
道：今日天晴，起完了貨，靠賴頭目的洪福，感
謝不淺。說罷，連打几拱，作別進館。學通事
同小頭目把前後各艙結好了封，坊財副把
一船所起的貨物賬簿上開得明白，各職事
人打几花押，送上頭目收下，結封的是結封，
收拾的是收拾，諸事停當，各色都收拾明白。
方纔頭目下船，這正是
莫言勞碌耗分人力，百萬錢財從此來。

話分兩頭，且說唐山明朝時節，文武百官都
是奸狡險惡，貪圖錢財，賄賂的情弊。一年興
旺一年，孝廉的道理，一日衰微一日。但凡秀
才應考科場作弊，主考瞎眼，單一會看銀子，
看不出好文章，東塗西抹的，胡乱抹落了好
文章，委曲了真正的才子。寒酸過日子，到把
字不字，文不文，一个白面書生，擡舉他錦衣
玉食，因為滿天下虛名才子，銅臭秀才，結尾
而走。後來有一个清正的官府，動一本告訴
科場用情的意思，聖上准了奏，再叫禮部官

從新覆試一番。這一番覆考，非同小可。也有當場出醜的，一夕三甲中第一甲的狀元，露出本相來，仍曰落為童生，做了一場的春夢。也有レ伯牙，自從黃泉臺上，甦醒轉來，從新遇着レ知心知己的鐘子期，傾心吐膽，出得滿腔之氣一般。一夕五六等寒酸才子，中做狀元，身跨白馬，頭戴烏紗，好不體面。自此以後，大凡秀才赴考，官府吩咐皂隸，把秀才的通身查搜，叫秀才蓬頭亂髮，不許打レ鞭子，又不許穿レ鞋子，赤腳走，連衣服也折

開來，衣袖上帶レ破綻，而進場。你道為什麼緣故呢？恐怕假秀才雜在人中，把文字夾藏在手腳，或者藏在鞭子裏頭，掩人家的耳目。私下レ替主考通同了，所以身子手脚沒有一レ不搜。後來大家曉得弄假不成真，無計可施，只得埋頭苦讀，假得是假，真得是真。好歹都有分曉了，豈不是痛快。常言道：有麝必然香，何必當風立。說話的為何。這一段話文呢，恰好日本也有レ科場考較唐人的好，歹好的中，做大洋客，領了牌，一年做得百萬。

生意歹的落做沒賬頭革黥了前程禁了東洋只目几个恍惚的洋客借了官賣的名色私下做不公不法的勾當所以不許安插街坊把他唐館裡居住一出入着意查搜家伙什物原來這唐館造得鉄桶銅牆一般滴水也不漏周圍土牆高有百尺四方角落頭各有几个守办的房子夜不收在裏頭昼夜看守縱或有几个飛簷走壁的手段也過牆不得門口也有掉刀手寸步不離日夜看守但凡買一尾魚買一根菜都要經他查驗方可

進館街官房裏也有街官五甲頭財副總官等樣人輪流值日通事房也如此但凡唐人有甚事故替他料理了他那街官一夜三次通館巡消一回千叮萬囑不許唐人炒鬧打架火燭小心當日起貨的行李什物推在大門口逐件驗得明白方纔交把唐人收拾他那船主財副千辛萬苦纔得進館來相見各職事人姓張姓李沒有几个拱手沒有几个不作揖幾乎裡拱酸了手曲折了腰禮數甚周拜見已畢方纔坐下各叙寒溫說些唐

山消息、問旬日本行情、茶罷、大家起身、各人
各庫裏去安頓行李住下、本街、官買辦粗
用家伙、屏風、交椅、烟盤等樣、送來、借把唐人
受用、各人掃了房間、打開床鋪、**是**不必說也
有破些小鈔、買根本料、彫梁、画柱、架起露臺
來、壁子上、或字、或画、貼起來、好不潔淨、也有
一、山不成山、水不成水、画得胡糞田土的
也、有一、山、明水秀、筆法大妙、有、宿生的
根器、會画的、或者搨得些筆、塗鴉、几、字、便
在壁子間、東塗西抹的、寫了几、踉蹌的大

字、也有妙手、高華、會寫字的、筆資清楚、寫得
龍蛇飞舞、驚人家的眼目、字有幾樣、真字、篆
字、行字、八分書、各有一體、筆跡不同、或者讀
得几部書、肚裏畧通些文墨、湊得出四句頭、
使賦詩、作文、各速客邊的光景、題在壁子上、
那、詩如痴如醉、意趣蕭索、冰、冷、者、也
看不出、也有博覽飽學、見廣識多的大儒者、
命蹇運拙、寒酸過日子、沒處揚眉吐氣、便把
衣飾變賣、湊了些本錢、附答人家營運、雜在
洋客裏頭、走洋過活、這、明、是明知不是

伴事急且相隨的了，所以觀圖物傷情，往々有
々容邊感慨，每日做几首詩，消々遣，這々
大儒者做出來的詩句，珠玉詞意宏偉，比
平常的不同，着實把人驚倒了，但是可惜不
曾發跡，一生做々滄浪之客，看官有所不知，
凡有才調的人，偏生盤根錯節，未試考他的
利器，常言道：玉不磨，不知其堅；檀不焚，不知
其香，所以受了許多苦難，方纔發跡，倘若時
運不通，緣法不湊，便是千里馬，勞筋費力，
遍走天下，再碰不着，一々伯樂，正是踏破了

鐵鞋子，走到各處，也沒有遇着好光景，若是
時運亨通，機緣湊巧，那時不費氣力，自然
飛鳴騰達，大々出頭的了，此乃叫做無心栽
柳，成蔭，所以做一々才子，不要昏々，陶
畫了氣死搭々，過日子，一々指望前程的念
頭，不死不休，方纔算得真正大才子了，還有
醫生，或者報君子，或者算命的，或者看風水
的，無所不至，雜色等樣人都在的哩，所以學
通事們到館中值日，像々在孝堂裏一般，學
話字字，是不消說要長也，使得要短也，使得

一切什麼疑難的事情都可以好請教了。目
今世上的後生人家，擔了个讀書的虛名，不
去務本，穿領長衣，插把長衣刀，自己只說是
上等的人，學了一身輕薄。唐山說話竟說不
清，游蕩，不走花街，便走柳巷，不是賭錢，
便是吃酒，只管花費了錢財，撒捺得緊，十二
分不正經的人，是後來傾篋倒箱，弄破了家。
私有下稍時，沒上稍，只管打妄想。常言道：不
熟不如莢，耕貪圖餘錢，失去見在，把這許多
好先生，瞎七瞎八，當面錯過了，不去請教，豈

不可惜你。若話也講得明白，書也讀得稀爛，
那時，不然必自己計較人，吹噓自然有
个前程。豐衣足食，揚祖顯宗，豈不是快活也。
有上等本分人，雖然不去做那不正不經的
勾當，癡不癡，憨不憨，啞不啞，聾不聾，一个無
賴子，滿臉凍粥，難得相與唐人，要他做一件
事情，長也不成，短也不就，順口波羅蜜，說得
不痛不癢，終日沒頭沒腦，呆瞪，坐在那裡，
竟不濟事。所以目今長壽，要一个文武並全
的大通事，竟像个節眼裏隔出來的一般着。

實難得。不要把來看得容易。這正是。

天上神仙容易遇。華音難得口才人。

話休絮煩。再說唐人在館中。雖有大魚大肉。好受用。原是一夕客居。究竟不中意。常言道。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時難。又說道他鄉酒不如故鄉水。不拘什麼事情。比不得在家。所以客邊見了知己。只當嫡親骨肉一般。愈加親切。三朋五友聚攏來。講講談談。賦詩作文。互相唱和。或者收拾几盤肴饌。買備几樣時新菓子。排了酒席。吃酒兒頑耍。或者猜三豁拳。

或者行令唱曲。也有叫几个妓女來。娼幫吹彈歌舞。品竹調絲。你吹我唱。盃盃盞盞去。吃到天亮。方纔散的。你看日本這等法度嚴緊。還虧得不禁妓女進館。要叫妓女來留宿。隨便留宿几天。原來煙花裏頭的人。極會湊趣。說得人家心猿意馬。割舍不下。沒有一些敗興。所以不論唐山日本。浮花子弟。輕薄少年。大家都貪圖花叢。撒漫用錢。弄得后来蕩敗了家私。常言道。坐中若無油木梳。炮鳳烹龍也成虛。悉聽你有分。把見地的人也看了女色。

點不得名。不知不覺認真起來，迷惑戀不捨。舍
何況輕薄的人。唐山有一首好詞，叫做西江
月，那詞道：

年少爭誇風月場中，波浪偏多。有錢無貌，
意難和。有貌無錢，面不和。就是有錢有貌，
還須着意風騷。知情識趣，占花魁。

這一首詞是風月機關裏頭撮要的高論。常
言道：妓愛俏，媽愛鈔。所以子弟中有潘安
一般的面貌，鄧通一般的錢財，自然上和下
睦。做得烟花寨內的大王家，鴛鴦會上的大

頭腦。雖然如此，還有兩字經見，叫做幫襯。幫
是就是鞋子有幫，一般的意思。襯是像衣
裳有襯，一般的道理。但凡做小娘的，有了一
分所長，得几个人幫襯，就當得十分。若是什
麼短處，替他遮護，更並低聲下氣，送暖偷寒，
買他的歡喜，避他的忌諱，將心比心的時，
豈有不愛的道理。這叫做幫襯。風月上只有
會幫襯的最討便宜。無貌而有貌，無錢有錢
了。譬如當初鄭元和在昇平院，做了乞兒，那
時包裹裡頭並沒有半文錢，容貌不比前頭。

泥塗無色。看也看不過的了。李亞仙雪天遇
着他，便動了一個憐愍的念頭，把繡襦包裹
酒食等件供養他，替他做了夫妻。這夕難道
愛他的錢財，戀他的面貌不成？只目鄭元和
識趣知情，極會幫襯。所以亞仙心中捨他不
得。你看亞仙病中想吃馬板腸湯，元和就把
五花馬殺了，取了腸煎湯，把他吃。這一件上
亞仙怎生不感激他的美情？後來鄭元和中
了狀元，李亞仙封做一品夫人，好不得意。這
是風月裏頭古今的美談了。雖然如此，看官

們須要曉得門戶中的行徑。門戶中的行徑
原來不是正經的勾當。常言道：生做萬人妻，
死是無夫鬼。終日接客倚門賣俏，前門迎新
後門送舊，百般風騷，一舉一動都是敗壞門
風，玷相辱宗的事情了。所以有了兩分靠賴
的，再不敢把兒女賣把娼家，不過是家私貧
窮，要做經紀，也沒有本錢，無可奈何，只得逼
迫兒女做夕媽，的養女，不過是時世不好，
或者時世反亂，逃難在別處，舉目無親，沒奔
所以做妓女，也有父母雙亡，沒投奔，沒處養活，落

在風塵權且做起烟花的行徑來。其中也有
大戶人家、中戶人家、体面人家的妻女。其實
萬不得已、非所樂為、不是祖上傳下來的家
業、所以大家也不得粧出百般的俏來、故意
愛風騷、勾搭子弟、從良做个夫妻。他那門戶
人家、靠着粉頭過活、穿着女兒、吃着女兒、分
明是置了一所良田美產、收了許多花利、受
用、只是十分利害、沒有一些從容所養的身
價財禮、不過十年二三十兩、若是十分奇貨、
生得標致、嬌艷非常、方纔筭五十兩、若要從

良、便說二千兩、或者三千兩、若是像他的意
受、還不知說得多少、分毫也不肯讓他、更兼
一年不過一件綿襖、一件夏衣、做起来把妓
女穿、其餘的衣裳脂粉等件、都要妓女自己
買、你道這宗粉田、從那裏來、那子弟們送他
些人事、表記的東西、粧做体面、只因這兩年
唐人多送几包糖、所以各人要接唐山的客、
正德年間、有一个貨客、嫖一名妓女、叫做青
柳、那客只送一包糖、做粉資、那時、年近歲
迫、各庫裏的妓女、都在館中過年、唯獨青柳

不去過年。那貨客寂寞無聊，況且有些沒體面。寫單去叫青柳，三回覆說道：有貌無糖，意不和，有糖無貌也。還可說得這一句。通館的人聽見，沒有一個不冷笑，弄嘴擦舌的說：破他好，沒情趣的妓女。后来做出好詩來，那詩道：

青柳分明李西仙，冰糖攪作馬心肝。
館中多少無糖送，也來相伴兩三天。
閑話少說，只目後來唐人替妓女私通私下，做欺公犯法的事情，所以大門口或出或入，

態他代切音債

把妓女的通身，摸摩解帶脫衣，無所不搜，看起來竟不成體面。良家的體統，女流一些也沒有。有的了，有一日將近日頭落山的時，几夕妓女穿夕花，碌嬌態萬狀，帶夕小衫，極進館。常言道：佛是金裝，人是衣裝。有了兩分顏色的，也是施朱抹粉，做出許多妖嬈的模樣，露出那些鬟娜的行藏來，好不斯文。也有良家妻女生得容貌非常，眉如春柳，眼湛秋波，只當天仙彩女一般。也有生得踉蹌醜陋，自己也看不過的鬼臉面上，雖是塗粉抹

脂、几个麻疙瘩、究竟不能塗抹了、頭髮雖加了鬢、一个光蘆、不能勾掩飾得過、衣服上雖薰得好香、那一陣葱管氣、究竟臭不過、越粧越醜、粧出許多風流嬌態、叫人笑也、笑滾了、常言道、醜人越作怪、臘利討花戴、也有好的、也有醜的、各人輕盈袅娜、粧出女步、走一步、挨一步、每日進館、所以那後生的學通事們、已不得早來一步、換番看、要子、唐人也吃過晚飯、將近黃昏頭的時、都到二門外、首來、挨肩擦背、聚將攏來、做一堆兒、坐着看的

是者說的是說、咲的是咲、好不鬧熱、及至鳥獸散了、方纔萍分星散、各自進去、

春意滿身扶不起、一雙蝴蝶逐人來、再說、弟兄在館中、各自開小店、出賣雜色東西、務本營生、也有守些本分的、也有撒潑放肆的、不嫖便是賭錢、每日到晚間、點个亮來、照耀如晝、或者十來个人、或者五六个人、各庫裏走攏來、攏錢耍子、怎麼樣叫做攏錢、或者八个、或者六个、攏出來、或字或背、一色的、叫做渾成、也有七个、也有五个、攏出來、一背

一字間花兒去的，叫做背間賭得你輸我贏，爭論起來輸急的是輸急，歡喜的是歡喜，打的打，走的走，偷的偷，搶的搶，好不炒鬧。或者輸得精赤條，無銀抵償，被贏家催逼不過，一介鐵桶一般的唐館，沒處去躲債，只得去尋死路。一頭尖，一頭撿起一條汗巾，走到房下，掇介橙子，墊腳把汗巾搭在梁上，做介圈兒，把頭套進去，兩腳登空，就是嗚呼哀哉。那時兩介守办慌，張，走出來通知街官同內通頭，一口氣跑將進去，尋介柄刀來把汗

巾割斷了，抱起來抱在床上，輕輕兒解開來，喉間的死結，嘴對嘴，打氣接連打了十數口氣，一些也不轉手，腳冰冷，牙關緊閉，救醒不得，早已長伸脚去了。大家没法，只得把衣服遮蓋尸層。當晚無話。到第二日，本館街官稟知王上，王上即刻發兩介頭目來查驗尸層，層驗得明白，船主替他備辦後事，衣衾棺材，都是准備收拾入殮過了。船主財副骨血親眷，街官五甲頭共寫一張字兒，把他死的始末寫在字上，各人打介花押，送上頭目收下。

田廩苗下小頭目送喪原來長壽有一個鄉
村叫做對山有一場寺院叫做悟慎寺唐人
買了几間空地做个埋骨的地方在當日在悟
慎寺掘開地土埋葬了又備了羹飯祭奠他
拭去識焚花紙錢大家悲慟不已一頭拭淚一頭回
館可憐一个好漢被錢逼死做个他鄉之鬼
這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話休絮煩却說挨過几天王府裏吩咐出來
叫唐人清貨你道這清貨是怎麼樣一个做

法汪渭自命皂白難掩容不得一点勾當要
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瓊浦卷之三終

瓊浦卷之四

精粗長短不相亂。正自正兮邪自邪。
查點一經頭目手。奸人無奈詭謀何。

話說挨過幾天王府裏發一戶家老兩夕頭
目出來在貨庫裏清貨當下開了庫封把貨
逐件搬出來堆如高山一字兒排開來細貨
是細貨粗貨是粗貨兩邊分頭去理清看足
頭坊財副唐人大家都在家老面前對面坐
定把貨攤開來數了足數認出好歹譬如一
番大花綢儿十几件每件几百几十足二番

雙連加淌大紗，儿千儿百足，或者素綾、閃緞、宋錦、界地綢、素綢、白羅、絲綿、系線、雜七雜八，雜都是數得明白，叫坊財副記在賬簿上，或者人參、麝香、玳瑁等樣，也放在家老面前，幾十幾斤，秤得明白，除包除得多少，都是記賬。一頭是看药材，同財副在頭目面前，把粗貨、陳包，譬如青糖包，有多少，白糖包，有若干，大包多少，小包多少，桶是桶，艸包是艸包，各有分曉，賬簿上，開得明白，五六十大秤，一頭叫唐人秤貨，一頭叫脚夫，仍回收拾進庫，連

伙食、糖、藤、蔴等樣，秤得清楚，約莫過了半日，方纔清完了貨。那時，學通事叫財副把伙食賬開出來，送上頭目，頭目主意，准多少，把他領進館，餘下來的，仍回結封，放在庫中，改日慢：奈與他用，插刀手把，所准的東西，逐件驗得明白，方纔領進館裏去。原來這清貨，自從新例，纔起个頭，把一船之貨，清得滴水不漏，多則多少，少則少，長的長，短的短，精的精，粗的粗，好的好，歹的歹，足頭多少，粗貨多少，好不精緻，因為一經他清過，增不得半足，細紗

減不得半斤人參，若要弄鬼，便是神仙鬼怪也。休想纏張，倘若清過之後，或增或減，便着當年通事問起來，好不囉唆。當下諸事明白，封了庫門頭目，方纔起身。職事人各自散去，歇息。這正是：

福善禍奸，天有理。涇江難入渭江流。

却說這幾隻船，挨番清了十來日，方纔明白了。挨到第二日，就在王府裏官點。原來這官點，叫做王取。為何如今更改了名？看官有所不知。幾年前，將軍老爺或者各王家貨取得

多。當今老爺文武全才，仁心寬大，憐才借學，一味重用。孝簷身穿粗衣，口甘淡飯，把錦衣錦衣玉食，看得泥塗無色。一身儉朴，所喜的，是不過挺鎗躍馬，不是打獵，便是打漁。一味訓練武藝，因為這幾年，不十分取什麼足頭。他那各王家，看見將軍老爺如此清廉，不得不清正。正是叫做上行下效。譬如一陣君子之風，吹在小人之草上，怎麼不動。不過是管官點的職事人，取多少貨，收藏在官庫裏頭，以待不時之需。其實王取是只好名色而已。

所以改做官點。閑話少說。當日先發兩夕頭
目。到貨庫裏去。把細貨古董什物。逐件搬將
出來。几夕脚夫。勾了肩。搭了背。兩夕人。扛一
件。搬到王府裏來。一路上唐人同職事人。前
遮後擁。防備偷盜。護到王府裏。不多時辰。都
是搬到了。王府裏。早有職事人。打點停當。其
貨一到。便攤將開來。点的点。取的取。好不痛
快。原來官點。這一日王府裏。十分體面。廳堂
上。一夕家老。兩夕頭目。一夕大高木。六夕年
行司分位。坐定。大小通事。學通事。看足頭。看

古董。看椅楠。許多職事人。人衆如蟻。王家不
坐堂。只在裏首。叫小伴當。搬長搬短。逐夕夕。
查看職事人。頭点貨。一頭交布施。這送寺
的布施。不知几時纔起夕頭。原來長壽雖有
許多寺院。唯獨皓臺寺。大音寺。光永寺。大光
寺。本蓮寺。這几夕寺場。香火累世相傳。房廊
屋舍。數十多間。錢糧廣盛。衣食豐富。是夕有
名的古刹。其餘的小寺。只靠着過往客人。募
化些衣飯受用。若是十分淡泊。接不得香火
的。那住寺。自家出來。叫街托鉢。也有私下破

了戒做出不正經的勾當來，帶累得佛面無光，山門失色。這都是敗門辱戶的賊禿驢，大凡末世的人情惡薄，都被物欲固蔽了。因為難得教化，整千論萬，再沒有几个真心修行的道情生，癸成佛作祖的。不過有几个人，沒有許多，都是半僧半俗，會吃几个饅頭而已。當今世上的人，出家做和尚，只為蕩產敗家，沒處去投生，沒做道理，落髮為僧，或者蕩淫了黃花的處女，招帶了人家的妻室，一旦敗露，弄出事來，沒投沒奔，只得到寺裡來，剃度。

其實無可奈何，不是至誠，歸依佛門，只把這个佛門來當做過活的去處了。所以那和尚們，雖然掛名出家，那貪圖銀子的念頭，更覺狠毒，憑你遍走天下，再遇不着一个活羅漢，都是地獄世界的冤家，烟花場中的餓鬼而已。當初長壽有一首歌兒，做得好笑，那歌道：

時分：：、花落子結、朵：、星耀、顆：、珠璣、
圓如僧頭、心如利刃、若能生眼、添口鼻、金
橘香柑、盡僧家。

傳出這一首歌兒來。通壽人聽見，沒有一個不唱采，都道說得好。如今長壽俗家人到也，有幾個悟會了大乘之法，看破世態，貪名圖財的念頭都消化了。他做一個槁木，冷灰都做青蓮居士，手裏掛了念珠，口裏念了佛經，獻花焚香，一心念了佛，正是叫做家了。阿彌陀處，觀世音比僧家勝過得數倍哩。他那僧家比在家人到也作怪，說得花言巧語，假活兒騙人家，譬如一場寺院，一個住持，自不必說。以下僧衆約有几十个，一個一個都

分派得有職掌。大凡到寺裏游玩的，便有一个僧人出來相迎，請到淨室中，吃茶。後來陪伴去滿寺裏，隨喜一邊，擺設了茶飯菓品，相待十分盡禮。雖是來的人都是留他管待，其中也有分个厚薄。若是遇着官府富貴人家，另有一般延款，這也不必細說。大凡僧家的東西，賽過皇后娘子的延宴，不是輕易吃得的。這是為何呢？那几瓶清茶，几碟菓品，便是鈎魚的香餌。不管貧富，就撿過一个疏簿來，募化錢糧，不是托言塑佛粧金，定是說修造殿

字再沒話講的時，便把佛前香燈油為名，定要求人化緣。若遇着肯捨的人，便說道：「是可擾之家，在他面前千般諂諂，不時去說騙話，又遇着不肯捨的人，就說道：「鄙吝之徒，一文不捨的看財奴，在背後百般譏諷，走過去還要唾几口涎味的哩。」所以僧家得十望百，得百望千，再沒有厭足。原來緣簿是人家最喜歡的，看了緣簿，憑你怎樣硬掙的好漢，也走了，所以長壽有一笑話說得巧，緣簿是什麼菩薩做起的，叫人怕教，怕到怎樣

的田地，不但人家怕死，連那閻羅王也看了這件東西，搖頭擺尾逃去了。由此看起來，怪不得人家不肯捨。這長壽有三寺，唐寺，叫做興福寺、崇福寺、福濟寺。這三寺並不曾開口靠人募化錢米，只靠着唐人送布施，溫飽有餘，縱或建造殿宇樓閣，不曾求人化緣。那時，唐人另有布施，叫做修理布施，銀額比平常的布施，多得十倍，所以香火廣盛，山門生光，比別寺大不相同。自從開基以來，世代之請唐僧做住持，憑你日本有了套套

福
么樣大徹大悟的和尚。這一派法脉粘連不
得。這是隱元國師立下的清規了。這三寺各
有一個法派。叫做雪峯派、紫雲派、獅子林、雪峯
派的人到紫雲派要付法。也做不得。紫雲派
的人到雪峯派要付法。也使不得。你是你、我
是我。各有分曉。這三寺各有几个小末庵。叫
做靈鷲庵、廣福庵、東福庵。還有許多不敢儘
說。這末庵也有小布施。供養多少。接續香火。
當下各寺的和尚們都來收布施。一个副當
年一个按察。四个学通事。對面坐定。把布施

資

分派明白。送上王家看。王家看明白了。方纔
交把各寺粗貨是直在貨庫交與他收。大凡
大寺送七件貨。小末庵是送五件。寺裏收過
了。叫高人來丟票發賣。到了唐人起身的時
口回禮他。你道回禮是送什麼東西呢。海苔
菜、石花菜、紅菜醬油。不過這几件物事。那回
禮是不過回三分之一。這是後話。當下不多
時辰。各寺的布施都交明白了。印花綢、補蓬
布、伙食也都准了。船主叩頭謝一声。把所餘
的貨。仍回紮得端正。搬到貨庫安頓停當。領

了几件伙食、面館不題。當日王家叫當年同按察來家老出來傳話，手拿一張字兒，交把二人吟附說道：一向唐人安靜守法，沒有放肆的作為，又沒有私貨的情弊，一舉一動，確守國法，^{並有}一^帶些口角是非，如是可見大家職事人，留心撫慰，王上歡喜了，常言道：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今日官點也明白了，即當叫唐人做生意，每船銀額，几万几千兩，開在字上，須要照依字兒上所派：一派、一派、定了，叫唐人須要記得派數，不可胡亂。那時

兩個人，蹙下頭來，唯諾而已。兩個人一齊起身，袖着字兒，一徑進館來，把從前的王令，囑付唐人過了，大家互相稱賀。唐人感頌王命，只當秀才報喜中舉的一般，好不得意。有詩為證：

燈下十年苦，文章費琢磨。

今日方應試，初開枯樹花。

却說過了幾日，唐人用盡了米糧，求王家起米，也有起草泥的，也有起石頭的。後來各船上，上了塢，一日復一日，插也插完了，王家吟

附批價者藥材者足頭大家批定了價者貨
好歹價錢也有高低不同當下賬簿上逐一
批得明白送上年行司的當年收下挨到第
二日兩位頭目同年行司大小各職事人一
齊進館講價原來這講價不是輕易講得成
着實出力得緊三百篇詩裡頭第一難題
目所以左說右說許多鬼話千方百計勞碌
了許多人家方纔明白如今說一譬喻的
話把你聽着譬如一守寡的孀婦節氣高
強看得婦道家一馬不跨二鞍立誓再不肯

吃兩家茶不肯睡兩家床若是見說人家攬
掇改嫁便說道若要奴家改嫁除非是死在
陰世裏誦請个閻羅天子催命判官來作
伐他肯做主的時只自然肯改托你撮合了
美事不然在陽間便是九牛也休想牽得我
轉詩經上說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的心比
不得石頭一般會轉的下次不要來纏擾我
那人被孀婦劈面一啐只得丟下你看這樣
有節有義烈性婦人更兼說話說得這樣斬
釘截鐵熱執意不從如何做成了好事者官

有所不知，大凡烈女不肯改嫁的時日，叫爹娘勸慰，一定是慰他不轉，憑你三言兩語，絮絮聒聒，說得几十天，也守志不從，難得配合。萬一勉強逼迫，逼得他緊，倒做出沒下稍的勾當來，弄得后来懊悔不及。這樣說起來，那分勸化方纔應承呢。常言道：酒逢知己千盞少，話不投機半句多。須臾一分知情識趣的知己去講，方纔撮合了。唐山有一分媒婆，專一撮合人家的親事，靠着謝義過活。這媒婆天生是一分口才，能言快語，說着長道着

短，全沒一些破敗。他這一副海口，好不利害。說到天亮，還不乾的哩。所以若是遇着媒婆的時日，花言巧語，說得羅漢思情，嫦娥想嫁，何況凡夫肉眼的婦人，越發動火。譬如講價，通事替那媒婆比較起來，品級雖然各別，那體面威風天差地遠，不敢做一例相看。雖然如此，若要講價，那一副利嘴，不得不學媒婆為何呢。當初杭州西湖上，有一分烟花鴉兒，叫做王九媽，討一分養女，叫做瑤琴。原来大宋汴梁城人民，一分良家的千金女子，生得

花容月貌標致得緊更且資性總明琴棋書
畫無所不通若是提起女工一事飛針走線
出人意表妙也妙得狠不意命蹇運拙造化
不好遇着金虜猖獗打破一空城外的百姓
一夕一夕亡魂喪膽逃命而走那瑤琴領着
爹娘一同逃難正在亂中忽被亂兵冲突跌
了一交爬起就不見了爹娘不敢叫喚躲在
傍邊竹林裏頭過了一夜到天亮出外看的
時只見滿目風沙死屍滿路擠也擠不開
逃難的人不知那裏去瑤琴思想爹娘痛哭

不已那時只見一人走來抬頭一看恰
是自己近隣相熟的人家叫做卜喬瑤琴今
日正在患難之間舉目無親見了近隣的人
分明看了親人一般即忙收淚上前作揖求
他方便帶到什麼所在去投生那卜喬昨日
逃難被敗殘亂軍搶去了包裹正沒盤纏心
下暗想道天生這碗衣飯送來把我正是奇
貨可居一口應承說道遠親不如近隣況且
今日患難之中應當救急再走几里杭州府
西湖上有卜喬相識的人家且到那裡去投

奔漫：尋你爹娘意下如何。瑤琴雖是聰明的女兒，聽見這話，正當無可奈何的時，沒有思前慮後，竟不疑心，連說幾句多謝，就隨他而走。到了西湖王九媽家，卜喬哄騙瑤琴，只說相與人家權時把你寄頓他家，等我從容訪問你爹娘的下落，便把好言好語去溫暖他。茶好飯去，將息他。瑤琴喜歡不迭，那九媽正要討个養女，今日看見瑤琴生得標致，十分歡喜，便對卜喬私下商量，講了財禮五十兩，兌足了銀子，交把卜喬。見了瑤琴

只說出外訪問爹娘的下落，再來領你回去，說罷作別而走。過了月餘，不見卜喬的回信，瑤琴盤問九媽，方纔知道中了奸計，放炮大哭。過了几天，九媽勸那瑤琴接客，做起烟花的行徑來。那裏得知瑤琴烈性鋼鐵一般，死心踏地，執意不從。說道：譬如要叫奴家走出外邊，雜差雜使，一日不容我一刻空闲，每日限定若干女工，鍼指還你，倘若手遲脚慢，便來捉雞罵狗，罵一頓，打一頓，打破了頭，也是情願受責，若要我會客，寧可一死，決不情願。

這夕斷然做不得一頭說一頭暗去打點
尋死路九媽心下焦燥欲得把他凌虐恐怕
弄出時來欲待由他不接客原來要他撰錢
若不接客的時日就養到一百來歲也沒用
左思右想無計可施把手托腮只管沈吟眉
頭一皺計上心來連忙叫一個媒婆來下夕
說詞去勸他這媒婆嘴唇薄島島的十分會
說話那瑤琴起頭是咬釘嚼鉄雖說几句硬
話后来被他轉灣抹曲談今論古說得推托
不得心下疑鬼猜神的就像夕熱鍋上媽蟻

一般斬地有些活動起來說到第二日不
知不覺回心轉意倚門獻笑忍辱接客后来
弄出千金的聲價來可見一言便能成事一
句便能敗事所以會說話的人往夕替人講
和辭分息爭說成了許多好事正是

智慧多時無中計詞言巧處能和親

閑話休題當下街官房裏船主財副貨客都
叫擺來講貨那時日管包頭講價通事的通事高聲說
道往年所批的價錢也有几分索價爭來爭
去一時間撒不得手今年是一筆批定了沒

有几分套價賬簿上所開的是酤酌的價錢
大家須要斟酌今日必定要講得落臺說罷
把賬簿遞與大家：：接過手來念了一遍
先掃了一半興閑了口半晌還合不下只是
面：相觀而已過了好一回方纔說道我等
大家千山萬水受了偌大的苦難冒險而未
不過要撰半文錢養活的意思就是這儿千
兩的資本折骨頭的銀兩不是當頑又不是
特：担來撒下水裏去今日所批的價錢差
得老遠着實虧本倘若划得本來自然高量

如此批法大家沒做主張老爹說道是今日
必定落臺這：那裏做得來不要說今日便
是講到一千年也是這一場戲落不得臺譬
如一：鬼腔的戲子声音响噠更兼打掃喉
嚨盡心曲意唱：謾調自有可愛的所在自
然討：傍边人叫一声唱采相煩老爹替那
批價的人講一声休把這等無腔的曲兒唱
將起來聽見唐人耳根邊不乾淨憑你唱啞
了喉嚨也仍然再沒有：人扮戲湊他的
趣此番生意做不成了說猶未了早有几

貨客一齊起身便走那時講價通事動了怒罵一頓即忙叫回來說道未也有禮教去也有禮貌雖有不足的所在且聽分解進去也不為遲話也不曾說明意竟拂然而去天下那有這樣道理：：是單：：一個蠻法到有三千我們又不是黑漆皮燈泥塞竹管是那樣一竅不通的蠢物既然划不着必有主張作成太家古人道和氣生財須要消磨些燥暴的手脚凡事講得入和些不要輕舉妄動纔好那時日大家沒意思只得坐下各船主

陪了不是說道老爹所言句句有理只回看賬簿批得太低了大家沒些主意一時間昏迷顧不到禮貌上唐突列位不要見罪則了通事答道既到日本難道不做生意裝回去不成譬如索新不扮戲就是千錯萬錯便罷了你既落于下賤人家叫來應承便去當場扮演總見得向來苦心學過生脚習成几本曲子的了今日雖不是老爹爺的聖誕大頭目年行司都是潤筵等候難道空身索手掃興而回去不成我等在傍邊唱曲替你打着

獵鼓兒縱或不喜歡。扮了半本戲也見得情
分。子了。如今再三再四替他爭價。每件細貨
增了一分。大家撒手罷。唐人答道。既然老爹
這等苦口相勸。以可翻得本。扯得直。自然領
命。但是其實差得遠。不是故意做作。如今所
增的。莫說一分。就是十分也。還不勾本的哩。
通事說道。若像你的意時。這办講價講不成
了。利我者。其貨乎。害我者。其貨乎。批價批得
這樣爛賤。究起這分根由來。總是在長門做
分私貨的人。害你不淺。為何呢。雖是兩年禁

洋本地只有來的七分船。那長門倒不禁洋
生意。大興京上那邊買賣的私貨。堆如高山。
多得緊。倍大一分。京上倒是消耗不來。那許
多的貨。所以今日的行情。不比兩年賤也。賤
到脫底頭。常言道。貨無大小。缺者便貴。怪不
得價錢賤。如今一分之外。便是三厘半文也。
增不得。今年且將這分生意。胡乱支吾過去。
到明年。來自自然補醜。古人道。做生意不着。只
一時討老婆不着。是一世。終年不好。明年
又好。生意是定局不來。唐人答道。雖然如此。

手裏那有羨餘。捱到明年過活。晚生這兩年的苦情。是老爹俱已明白。不必細說。常言道。坐吃山崩。坐飲海幹。又說道。家有千貫。不如朝進分文。只目這兩年。禁洋游手。游食不做。什麼過活。把積年的本錢。吃得精空。更兼為那信牌。驚官動府。打起官司。來幾乎。裡狂送了性命。所以借了許多的債。或者變賣了田產。倒下了。走洋的竈。把來當做。人情賄賂。方纔開洋。大家喜。歡。爭先而來。指望微利。到手受用。那裏得知。又添了一層憂愁。豈不

聞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番。回唐。兩年所欠的債。都是算還。不然。不但債主不肯。挨到明年的時節。只管利上加利。一兩年的裏頭。只怕。按不清的哩。縱或有些小利市。也還了。結不清。何況折本。這一番生意。關係非輕。不知。套生是好。真。夕。沒做理會。若是今日。要等。回覆。這。夕。做不得。須要。漫。地。商量。那時。講。價。通。把。事。前。頭。之。事。一。長。一。短。細。告。訴。年。行。司。懇。求。頭。目。寬。捱。幾。日。滿。量。停。妥。再。來。講。價。頭。目。准。其。所。告。當。下。唐。人。一。齊。起。身。作。揖。

各自進去。大家職事人都掃了興，一齊起身。萍分星散，各自回家，不知歲末怎麼樣結局。有詩為証。

世事紛々一局棋，輸贏未定兩爭持。

須臾局罷碁收去，畢竟誰贏誰自輸。

過了兩日，九家通事都進館來，便對各船主說道：「我們同僚為你講價，這兩日廢餐忘寐，盡夜費心，並沒一些閑工夫。東也去，西也去，講得擷唇簸嘴，幾乎裡連嘴唇都說破了。昨日在年行司家裏，替批價的人再三爭論，方

纔增得二分，這二分就如篩眼裏隔出來的，一般着實艱難。這番雖是難，是為大家。據我看來，太家的運氣還不轉頭，無法佈擺。常言道：「撰錢不出力，出力不撰錢。」大凡不勞心的生意，到也順溜，恰好湊巧。大：燒夕利市，那千辛萬苦，十分出力的生意，到是千錯萬錯，折去了血本，弄得行囊罄空了。譬如手裏有了百萬的本錢，更兼其人百伶百利，絕世的聰明人，會得算賬盤利，也要等他運氣亨通，機緣湊巧，不管在家走水，整千論萬的來撰。

銀子若是時運不通緣法不湊要撰三厘半文費了偌大的精神還不能勾了莫說三厘半文連那自家的本錢還有折得精空了所以到明年或者運到時來不費一些氣力把兩年所折的本錢盡皆討得回來也沒憑據且把閑話撇過一邊今日又增了二分算得出格的了大家意下如何唐人答道多謝老爹如此費心作成大家死也決不忘恩本該領命只是晚生的苦情不對老爹控告更有何人可告半句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我們唐人走洋過活專一靠賴老爹吃着老爹用着老爹若遇着一會幫親的老爹分明是太戶人家置了一所良田羨產一般講得成時便是田產成熟日指望收割積蓄些糧米生我者父母成我者老爹所以見了老爹就是親人一般只管哭訴苦情今日多蒙列位方便增了二分多謝便是多謝了其實還差得許多不是因見老爹作興大家便跑到興頭上亂說鬼話希圖大利妄求非福老爹是明見萬里待我漫二分說前年貴國

包頭的價錢騰貴一兩五錢買了一斤海參
今年一疋大花綢批得一兩六錢這兩日買
了醬油丁約有二十來斤的小桶四兩三錢
一桶一疋雙連加濶的大紗這遭倒批得三
兩八錢難道一疋花綢當不得一斤海參一
疋大紗值不得半桶醬油不成那批價的人
眼瞎着不出好疋頭只曉得刻薄唐人東塗
西抹的胡乱抹落了價錢莫非是他的說話
一道聖旨一樣違背不得所以只管鬼話連
天的底就是聖旨越發不難為人的理如此

叫人吃辛吃苦好生受氣只是沒奈何既到
日本在他矮簷之下敢不低頭只好忍氣吞
聲不要替他陶悶氣自古道惡龍不敵地頭
蛇縱或受他的凌辱料想拗他不過便讓他
一分這也罷了只是寧可出身子血不出手
中銀寧可受了凌辱不可虧本這遭的價錢
還戲虧得許多相煩老爹幫襯再加得几分
可以扯得直就撒手罷也不想希圖大利通
事聽見唐人這一場說話說得苦楚也不忍勉
強撒手欲要替他再加几分年行司斬釘截

鐵口咬定，並不肯說出一分加字來。若是
苦，求加到把通事責罵，不替日本爭氣一
味為唐人，弄得講價通事進退兩難。大家高
量一回，對唐人說道：我們不是不曉得你們
的苦情，只是遇着時世不好，難得開口。倘然
把你苦情多講兩句，人人，都說有私弊，為唐
人。你說做通事的苦不苦？雖然如此，明，把
你吃虧，也不忍坐視。我們硬着大胆，再求一
番，若加得几分，是你們大家的造化了。萬一
求不出，那時大家冷了念頭，罷，我們也無法
佈擺說罷。出館回家，只目這一去，不知加几
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瓊浦卷之四 終事止於講價作者未畢編而沒矣可惜也

省安政六未四月

何良英珍藏

